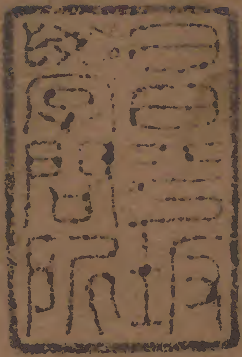


梁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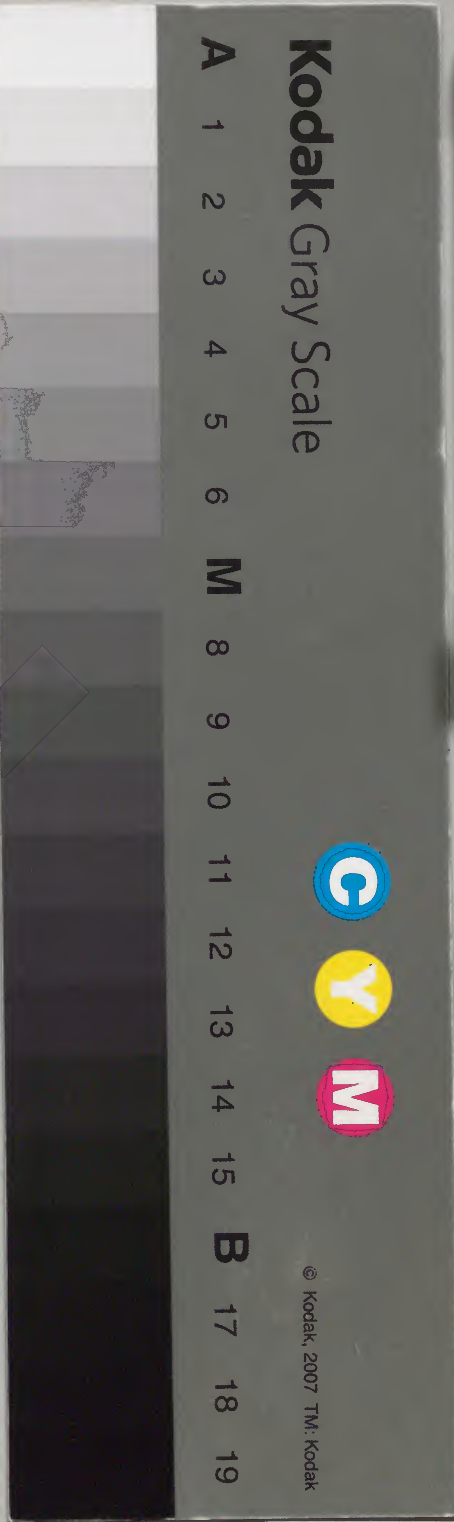
傳廿六之冊五



			五〇三	漢書門
		六六三	八	
六	六	三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〇		五〇三	漢書
函		六	
九	六	三	八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38	
冊數		6(4)	
函號		320	13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列傳第二十六

陳慶之

蘭欽

梁書卷之四十四

梁書卷之四十四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而隨從高祖高祖性好  
碁每從夜達旦不輟等輩皆倦寐惟慶之不寢聞呼  
即至甚見親賞從高祖東下平建鄴稍為主書散財聚  
士常思効用除奉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  
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為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備  
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王帥仍率軍二十送  
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或



率衆二萬來拒屯據陟。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千築壘潯梁觀兵近境慶之進薄其壘一鼓便潰後豫章王棄軍奔魏衆皆潰散諸將莫能制止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得全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閣賜爵關中侯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征南將軍常山王元昭等率馬步十五萬來援前軍至馳澗去渦陽四十里慶之欲逆戰曹放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為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不敗之理且聞虜所據地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據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欲退師慶之杖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鬪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為抄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



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今日犯者便依明詔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渦陽城主王緯乞降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噪而攻之遂大奔潰斬獲略盡渦水咽流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父高祖嘉焉賜慶之手詔曰本非將種又非豪家缺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竒略善克令終開朱門而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以本朝大亂自拔來降求立爲魏主高祖納之以慶之爲假節颺勇將軍送元顥還北顥於漢水即魏帝

號授慶之使持節鎮北將軍護軍前軍大都督發自鍾縣進拔滎城遂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相拒慶之攻之自旦至申陷其三壘大千乃降時魏征東將軍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城城四面縈水守備嚴固慶之命浮水築壘攻陷其城生擒徽業獲租車七千八百兩仍趣大梁望旗歸款顥進慶之衛將軍徐州刺史武都公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西阿王元慶撫軍將軍元顥恭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凡七萬據滎陽拒顥兵旣精強城又險固慶之攻未能拔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



遣其驃騎將軍尔朱吐没兒領胡騎五千騎將曾安領  
夏州步騎九千援楊昱又遣右僕射尔朱隆西荊州刺  
史王罷騎一萬據武牢天穆没兒前後繼至旗鼓相望  
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吾  
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略人子  
女又爲無筭天穆之衆並是仇讎我等纔有七千虜衆  
三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吾以虜騎不可爭力平  
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城壘諸君無假狐疑自貽屠膾  
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天愍踰堞而  
入遂寤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騎三千背城迎戰大

破之曾安於陣乞降元天穆尔朱吐没兒單騎獲免收  
滎陽儲實牛馬穀帛不可勝計進赴武牢尔朱隆棄城  
走魏主元子攸懼奔并州其臨淮王元彧安豐王元延  
明率百僚封府庫備法駕奉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  
元大赦顥以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增  
邑萬戶魏大將軍上黨王元天穆王老生李叔仁又率  
衆四萬攻陷大梁分遣老生費穆兵二萬據武牢刀宣  
刃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皆降款天穆與十餘騎  
北渡河高祖復賜手詔稱美焉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  
向披靡先是洛陽童謠曰名師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



避白袍自發鉅縣至于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  
七戰所向無前初元于攸止單騎奔走宮衛嬪侍無改  
於常顥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樂不復視事與安  
豐臨淮共立姦計將背朝恩絕賓貢之禮直以時事未  
安且資慶之之力用外同內異言多忌刻慶之心知之  
亦密為其計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若人知  
虛實方更連兵而安不忘危須預為其策宜啓天子更  
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  
元廷明說顥曰陳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身難制今增其  
衆寧肯復為用乎權柄一去動轉聽人魏之宗社於斯

而滅顥由是致疑稍成疎貳慶之密啓乃表高祖曰  
河北河南一時已定唯尔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之自  
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  
姓高祖遂詔衆軍皆停界首洛下南人不一萬羗夷  
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功高不賞震主身危二  
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自古以來廢昏立明扶危定難  
鮮有得終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洛則千  
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為徐州刺史因固求  
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乃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  
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為國計



手敕頻仍恐成僕責慶之不敢復言魏天柱將軍尔朱  
榮右僕射尔朱隆大都督元天穆驃騎將軍尔朱吐没  
兒榮長史高歡鮮卑芮芮勒衆號百萬挾魏主元子攸  
來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反叛慶之  
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  
時有劉助者善天文乃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  
乃縛木爲筏濟自硤石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  
潁遇賊被擒洛陽陷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  
來追值嵩高山水洪溢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須髮爲沙  
門間行至豫州豫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  
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邑一千五百戶出爲持  
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奮武將軍北兗州刺史會有妖賊  
沙門僧強自稱爲帝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僧強頗知  
幻術更相扇惑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濟陰太守楊起  
文棄城走鍾離太守單希寶見害使慶之討焉車駕幸  
白下臨餞謂慶之曰江淮兵勁其鋒難當卿可以策制  
之不宜決戰慶之受命而行曾未浹辰斬伯龍僧強傳  
其首中大通二年除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諸軍事  
南北司二州刺史餘並如故慶之至鎮遂圍懸瓠破魏  
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玄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



騰大都督侯進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  
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  
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高祖每嘉勞之又表省南  
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率衆  
七萬寇楚州刺史桓和陷沒景仍進軍淮上貽慶之書  
使降敕遣湘潭侯退右衛夏侯夔等赴援軍至黎漿慶  
之已擊破景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慶之收之以歸進  
號仁威將軍是歲豫州饑慶之開倉賑給多所全濟州  
民李昇等八百人表請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十月卒  
時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鼓吹一部謚曰武

敕義興郡發五百丁會喪慶之性祇慎衣不統綺不好  
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  
子昭嗣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於  
路遇疾還京師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閭形勢昕聚土  
畫地指麾分別异甚奇之大同四年為邵陵王常侍文  
德王帥右衛仗王敕遣助防義陽魏預州刺史堯雄北  
閭驍將兄子寶樂特為敢勇慶之圍懸瓠雄來赴其難  
寶樂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散潰仍陷溱  
城六年除威遠將軍小岷城主以公事免十年妖賊王  
勤宗起於巴山郡以昕為宣猛將軍假節討焉勤宗平



除陰陵戍王北譙太守以疾不之官又除驃騎外兵俄  
爲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啓云  
採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慮不濟乃板昕爲雲  
旗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仍遣率所領遊防城  
外不得入守欲奔京口乃爲景所擒景見昕殷勤因留  
極飲曰我至此得卿餘人無能爲也令昕收集部曲將  
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  
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朱子仙爲信桃棒許之  
遂盟約射啓城中遣昕夜縋而入高祖大喜敕即受降  
太宗遲疑累日不決外事發洩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  
景邀得之乃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  
人先入景欲畏甲隨之昕旣不肯爲書期以必死遂爲  
景所害時年三十三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父子雲天監中軍功官至雲  
麾將軍冀州刺史欽幼而果決趨捷過人隨父北征授  
東宮直閤大通元年攻魏蕭城拔之仍破彭城別將郊  
仲進攻擬山城破其大都督劉屬衆二十萬進攻籠城  
獲馬千餘匹又破其大將柴集及襄城太守高宣別將  
范思念鄭承宗等仍攻厥固張龍子城未拔魏彭城守  
將楊目遣子孝邕率輕兵來援欽逆擊走之又破譙州



刺史劉海游還拔厥固收其家口楊日又遣都督范思  
念別將曹龍牙數萬衆來援欽與戰於陣斬龍牙傳首  
京師又假欽節都督衡州三郡兵討桂陽陽山始興叛  
蠻至即平破之封安懷縣男邑五百戶又破天漆蠻帥  
晚時得會衡州刺史元慶和爲桂陽人嚴密所圍遣使  
告急欽往應援破容羅溪於是長樂諸洞一時平蕩又  
密敕欽向魏興經南鄭屬魏將托跋勝寇襄陽仍敕赴  
援除持節督南梁南北沙四州諸軍事光烈將軍平  
西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增封五百戶進爵爲侯破通  
生擒行臺元子禮大將薛儁張菩薩魏梁州刺史元羅  
遂降梁漢底定進號智武將軍增封二千戶俄改授持  
節都督衡桂二州諸軍事衡州刺史未及赴職魏遣都  
督董紹張獻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珪請救欽率所  
領援之大破紹獻於高橋城斬首二千餘紹獻奔退追  
入斜谷斬獲略盡西魏相宇文黑泰致馬二千匹請結  
隣好詔加散騎常侍進號仁威將軍增封五百戶仍令  
赴職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並擒之至衡州進  
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增邑五百戶在州有惠政  
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徵爲散騎常侍左衛將  
軍尋改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既至任所前



刺史南安侯客遣厨人置藥於食欽中毒而卒時年四十二詔贈侍中中衛將軍鼓吹一部子夏禮作景至歷陽率其部曲邀擊景兵敗死之  
史臣曰陳慶之蘭欽俱有將略戰勝攻取蓋頗收衛霍之亞歟慶之警悟早侍高祖既預舊恩加之謹盡四蟬冕組珮亦一世之榮矣

癸丑五月五日一見

林學士

列傳第二十六

梁書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七

梁書二十三

王僧孺

張率

劉孝綽

王筠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魏衛將軍肅八代孫曾祖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准宋司徒左長史僧孺年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此書所載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常願讀之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仕齊起家王國左常侍太



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為丹陽尹召補郡  
功曹使僧孺撰東宮新記遷大司馬豫章王行參軍又  
兼太學博士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亦  
遊焉文惠太子聞其名召入東宮直崇明殿欲擬為宮  
僚文惠薨不果時王晏子得元出為晉安郡以僧孺補  
郡丞除候官令建武初有詔舉士揚州刺史始安王遙  
光表薦秘書丞王暕及僧孺曰前候官令東海王僧孺  
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悟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  
學至乃照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  
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鼯鼠有必  
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訪對不休質疑斯在除尚書  
儀曹郎遷治書侍御史出為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  
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詩其略  
曰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  
如蘭如蒞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  
之有之誰毀誰譽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為  
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惟無  
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燈惜余夜燭其為士友推重如此  
天監初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參軍待詔文德省尋出為  
南海太守郡常有高涼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



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即賣其利  
數倍歷政以為常僧孺乃歎曰昔人為蜀部長史終身  
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視事朞月  
有詔徵還郡民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既至拜中  
書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中表簿及起居注遷尚書  
左丞領著作如故俄除游擊將軍兼御史中丞僧孺幼  
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  
驅迫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尋以公事  
降為雲騎將軍兼職如故頃之即真是時高祖製春景  
明志詩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約已下同作高祖以僧

孺詩為工遷少府卿出監吳郡還除尚書吏部郎參大  
選請謁不行出為仁威南康王長史行府州國事王典  
籤湯道愍暱於王用事府內僧孺每裁抑之道愍遂謗  
訟僧孺逮詣南司奉牋辭府曰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  
正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徽繩解籙收簪且歸初服竊  
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子上才爰傅甲主下官生年  
有值謬仰清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閣多慙衺服取亂長  
裾高榻相望直居坐右長階如畫獨在僚端借其從容  
之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多厠應徐厚  
德難逢小人易說方謂離腸隕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膽



披誠何能以酬。屢顧寧謂尉羅裁舉。微禽先落閭闔。始  
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  
恃亦復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就魚鼈。而  
為羣。披榛捫樹。從虺虺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  
色。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踟躕下席。淚若綆縈。僧孺坐免  
官。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炯。猶為王府記室。乃致書於  
炯。以見其意。曰。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為勞。未能忘  
弭。昔季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悵。且或吟謠。況岐路  
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昔人  
所惡。叢棘既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  
愛同鄉。季淫淫承睫。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鍾  
肇節。金飈戒序。起居無恙。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  
記。信用既然。可樂為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善。  
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顛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  
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皎皎  
而非。自汗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銷亡。徒切  
高價。厚名橫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酬。所  
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肖。文質無所底  
蓋。困於衣食。迫於飢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久為  
尺板斗食之吏。以從皂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絕學。雄



略高謨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  
全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魏甘卧安郢腦日逐髓月  
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圭裂壤功勒  
景鍾錦繡為衣朱丹被轂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  
能及已直以章句小才蟲篆末藝含吐紺縹之上翩躚  
樽俎之側委曲同之鍼縷繁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  
能至到加性踈澁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竇  
俛首脅肩先意承旨是以三葉靡邁不與運并十年未  
徙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清畧方且抱樂銜圖訟謳有  
主而猶限一吏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

淵衷之會提戈後勁厠龍豹之謀及其投効歸來恩  
均舊隸升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話言  
非藉左右之容無勞羣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風逢  
筍餌卮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冊佚之柱下  
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撮之雄官參  
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追  
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薄牆高塗遙力躡傾履必然  
顛匍可俟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器有驗傾  
卮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慄慄思  
得應弦譬縣厨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鷂



雖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  
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變為丹赭充彼春薪幸聖  
主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愍茲  
悲詎憐其骸鯁加肉朽齒布葉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  
爛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止復除名為民幅巾家巷  
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  
負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在  
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  
惡其鄉原恥彼戚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  
友內乏強近之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媒孽及一朝捐

棄以快怨者之心呼悲可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  
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  
氣具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沉復霜銷草色風搖  
樹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  
墜蜘蛛絡幕熠燿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雞吠犬  
俛眉事妻子舉手謝賓遊方與飛走為隣水用蓬蒿自  
沒愧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為重素無一廛之田而有數  
口之累豈曰匏而不食方當長為傭保糊口寄身溘死  
溝渠以實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抱接膝之歡  
履足差肩擽綺縠之清文談希微之道德唯吳馮之遇



夏馥范或之值孔嵩愍其留賃憐此行乞耳儻不以垢  
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  
烈裁書代面筆淚俱下久之起為安西成王參軍累遷  
鎮右始興王中記室北中郎南康王諮議參軍入直西  
省知撰譜事普通三年卒時年五十八僧孺好墳籍聚  
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少篤志  
精力於書無所不觀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  
世重其富僧孺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  
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入集  
內為五卷及東宮新記並行於世

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祖永宋右光祿大夫父瓌齊世  
顯貴歸老鄉邑天監初授右光祿加給事中率年十二  
能屬文常日限為詩一篇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二  
千許首齊始安王蕭遙光為揚州召迎主簿不就起家  
著作佐郎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  
幼相友狎常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適值任昉在焉約  
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由  
此與昉友善遷尚書殿中郎出為西中郎南康王功曹  
史以疾不就久之除太子洗馬高祖霸府建引為相國  
主簿天監初臨川王已下並置友學以率為鄱陽王友



遷司徒謝朓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  
婦人事二十餘條勒成百卷使工書人琅邪王深吳郡  
范懷約褚洵等繕寫以給後宮率又為待詔賦奏之甚  
見稱賞手敕答曰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  
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高祖乃別  
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宮政余雖慙古昔得人  
今為盛率奉詔往返數首其年遷秘書丞引見玉衡殿  
高祖曰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官望未有為之者今以  
相處足為卿譽其恩遇如此四年三月禊飲華光殿其  
日河南國獻舞馬詔率賦之曰臣聞天用莫如龍地用  
莫如馬故禮稱驪駮詩誦駟駘尤景遺風之美世所得  
聞吐圖騰光之異有時而出洎我大梁光有區夏廣運  
白中負照無外日入之所浮琛委贄風被之域越險効  
珍軫服鳥號之駿駒駮秦龍之名而河南又獻赤龍駒  
有奇貌絕足能拜善舞天子異之使臣作賦曰維梁受  
命四載元符既臻協律之事具舉膠庠之教必陳檀輿  
之用已優玉輅之御方巡考帝文而率通披皇圖以大  
觀慶惟道而必先靈匪聖其誰贊見河龍之瑞唐矚天  
馬之禎漢旣叶符而比德且同條而共貫詢國美於斯  
今邁皇王於曩昔散大明以燭幽揚義聲而遠斥固施



之於不窮諒無所乎朝夕並承流以請吏咸向風而率  
職納奇貢於絕區致龍媒於殊域伊況古而赤文爰在  
茲而朱翼旣効德於炎運亦表祥於尚色資皎月而載  
生祖河房而挺授種比唐之絕類嗣西苑之鴻胥稟妙  
足而逸倫有殊姿而特茂善環旋於齊夏知蹈躡於金  
奏超六種於周閔踰八品於漢廐伊自然之有質寧改  
觀於肥瘦豈徒服阜而養安與進駕以馳驟爾其挾尺  
懸鑿之辨附蟬伏兔之別十形五觀之姿三毛八肉之  
勢片何得而稱焉固已詳於前製徒觀其神夔視其豪  
異軼跨野而忽踰輪齊秀馭而並未馴貶代盤而陋小

華越定單而少天驥信無等於漏面孰有取於決鼻可  
以迹章亥之所未遊踰禹益之所未至將不得而屈指  
亦何暇以理轡若跡遍而忘反非我皇之所事方潤色  
於前古邈深文而儲思旣而機事多暇青春未移時惟  
上巳美景在斯遵鑄飲之故實陳洛讌之舊儀漕伊川  
而分派引激水以回池集國良於民備列樹茂於皇枝  
紛高冠以連衽鏘鳴玉而肩隨清輦道於上林肅華臺  
之金座望發色於綠苞佇流芬於紫裏聽磬罇之畢舉  
聆韶夏之感播承六奏之旣闋及九變之已成均儀禽  
於唐序同舞獸於虞廷懷夏后之九代想陳王之紫駢



乃命滄人効其駿經周衛入鉤陳言右牽之已來寧執  
朴而後進既傾首於律同文蹠足於鼓振擢龍首回鹿  
軀睨兩鏡感雙鳧既就場而雅拜時赴曲而徐趨斂襟  
中於促節捷繁外於驚桴騏行驥動獸發龍驤雀躍鸞  
集鵠引鳧翔妍七盤之綽約陵九劍之抑揚豈借儀於  
榆袂寧假器於髦皇婉脊投頌俛膺合雅露沫歆紅沾  
汗流赭乃却走於集靈馴惠養於豐夏鬱風雷之壯心  
思展足於南野若彼符瑞之宮可以臻介丘而昭卒業  
搢紳羣后誠希末光天子深穆爲度未之訪也何則進  
讓殊事豈非帝者之彌文哉今四衛外封五岳內郡宜  
弘下禪之規增上封之訓背清都而日行指云郊而玄  
運將絕塵而弭轍類飛鳥與駟驢總三才而驅騫按五  
御而超攄翳卿雲於華蓋翼條風於屬車無逸御於玉  
軫不泛駕於金輿飾中岳之絕軌營奉高之舊墟訓厚  
況於人神弘施育於黎獻垂景炎於長世集繁祉於斯  
萬在庸臣之方剛有從軍之大願必自茲而展采將同  
昇於庖輝悼長卿之遺書憫周南之留恨時與到洽周  
興嗣同奉詔爲賦高祖以率及興嗣爲工其年父憂去  
職其父侍妓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  
之求娉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



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世論焉服闋後久之不仕七年敕召出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預長名問訊不限日俄有敕直壽光省治丙丁部書抄八年晉安王戍石頭以率為雲麾中記室王遷南兖州轉宣毅諮議參軍並兼記室王還都率除中書侍郎十三年王為荊州復以率為宣惠諮議領江陵令府遷江州以諮議領記室出監豫章臨川郡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遷除太子僕累遷招遠將軍司徒右長史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為別駕奏事高祖覽牒問之並無對但奉答云事在牒中高祖不悅俄遷太子家令與中庶子陸倕僕射劉孝綽對掌東宮管記遷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秩滿還都未至丁所生母憂大通元年服未闋卒時年五十三昭明太子遣使贈賻與晉安王諱令曰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才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可潛慨屬有今信乃復及之率嗜酒事事寬恕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宅既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荅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少好屬文而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



十五卷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長公嗣

劉孝綽字孝綽彭城人本名丹祖勸宋司空忠昭公父  
繪齊大司馬霸府從事中郎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  
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  
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  
字也繪齊世掌詔誥孝綽年未志學繪常使代草之父  
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並命駕先造焉昉尤相賞  
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季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  
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季才拜之天監初起家著  
作佐郎為歸沐詩以贈任昉昉報章曰彼美洛陽子投

我懷秋作詎慰羞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  
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子其崇鋒穎春耕勵  
秋穫其為名流所重如此遷太子舍人俄以本官兼尚  
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敕荅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  
宜稍習頃之即真高祖雅好蟲篆時因宴幸命沈約任  
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為詩七首高  
祖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焉尋有敕知青北  
徐南徐三州事出為平南安成王記室隨府之鎮尋補  
太子洗馬遷尚書金部侍郎復為太子洗馬掌東宮管  
記出為上虞令遂除祕書丞高祖謂舍人周捨曰第一



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公事免尋復除祕書  
丞出為鎮南安成王諮議入以事免起為安西記室累  
遷安西驃騎諮議參軍敕權知司徒右長史事遷太府  
卿太子僕復掌東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  
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劉洽等同見賓  
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焉太子文章繁  
富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負外散  
騎常侍兼廷尉卿頃之即真初孝綽與到洽友善同遊  
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銜之  
及孝綽為廷尉正攜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為

御史中丞遣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  
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為隱其惡改妹為姝坐免官孝綽  
諸弟時隨藩皆在荆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  
辭皆鄙到氏又寫別本封呈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  
開視也時世祖出為荊州至鎮與孝綽書曰君屏居多  
暇差得肆意典墳吟詠情性比復稀數古人不以委約  
而能不伎癢且虞卿史遷由斯而作想擗屬之興益當  
不少洛地紙貴京師名動彼此一時何其盛也近在道  
務閑微得點翰雖無紀行之作頗有懷舊之篇至此已  
來衆諸屑役小生之詆恐取辱於廬江遮道之姦慮興



謀於從事方且褰帷自厲求瘼不休筆墨之功曾何暇  
豫至於心乎愛矣未嘗有歇思樂思音清風靡聞譬夫  
夢想溫玉飢渴明珠雖愧下墮猶為好事新有所製想  
能示之勿等清虜徒虛其請無由賞悉遣此代懷數路  
計行遲還芳札老綽答曰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  
勞刺舉且擄高麗近雖預觀尺錦而不覩全玉昔臨淄  
詞賦悉與楊脩未殫寶笥顧慙先哲渚宮舊俗朝衣多  
故李固之薦二邦徐珍之奏七邑威懷之道兼而有之  
當欲使金石流功恥用翰墨垂迹雖乖知二偶達聖心  
爰自退居素里却掃窮閭比楊倫之不出譬張擊之杜  
門昔趙卿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叙盛衰彼此一  
時擬非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為罪由此而談又何  
容易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既闕子幼南山之歌又微  
敬通渭水之賦無以自同獻笑少酬褒誘且才乖體物  
不擬作於玄根事殊宿諾寧貽懼於朱亥顧已反躬載  
懷累息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逝殿  
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棖懷音矧伊人矣老綽免職  
後高祖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引與焉  
及高祖為藉田詩又使勉先示老綽時奉詔作者數十  
人高祖以老綽尤工即日有敕起為西中郎湘東王諮



議啓謝曰臣不能銜珠避顛傾柯衛足以茲踈倖與物  
多忤兼逢匿怨之友遂居司隸之官交構是非用成萋  
斐日月昭回俯明枉直獄書每御輒鑿蔣濟之寃炙髮  
兄明非關陳正之辯遂漏斯密網免彼嚴棘得使還同  
士伍比屋唐民生死肉骨豈侔其施臣誠無識孰不戴  
天踈遠畝隴絕望高闕而降其接引優以旨喻於臣微  
物足爲榮隕況剛條落葉忽沾雲露周行所寘復齒盛  
流但雕朽污糞徒成延熨捕影繫風終無効答又啓謝  
東宮曰臣聞之先聖以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  
豈非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知好惡之間  
必待明鑒故晏嬰再爲阿宰而前毀後譽後譽出於阿  
意前毀由於直道是以一犬所噬古酒貲其甘酸一手  
所搖嘉樹變其生死文鄒陽有言士無賢愚入朝見嫉  
至若臧文之下展季靳尚之放靈均絳侯之排賈生平  
津之陷王父自茲厥後其徒寔繁曲筆短辭不暇殫述  
寸管所窺常由切齒殿下誨道觀書俯同好學前載枉  
直備該神覽臣昔因立侍親承緒言飄風具錦譬彼讒  
慝聖旨殷勤深以爲歎臣資愚履直不能杜漸防微曾  
未幾何逢說懼難雖吹毛洗垢在朝而同嗟而嚴文峻  
法肆姦其必奏不顧賣友志欲要君自非上帝運超已



之光照陵陽之虐舞文虛謗不取信於宸明在縲嬰纏  
幸得縲於庸暗裁下免黜之書仍頒朝會之旨小人未  
識通方繫馬懸車息絕朝觀方願滅影銷聲遂移林谷  
不悟天聽罔已造次必彰不以距違見疵復使引籍雲  
陛降寬和之色垂布帛之言形之千載所蒙已厚況乃  
恩等特召榮同起家望古自惟彌覺多忝但未渝丹石  
永藏輪軌相彼工言構茲媒譏且款冬而生已凋柯葉  
空延德澤無謝陽春後爲太子僕母憂去職服闋除安  
西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  
絹一束爲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頃之遷祕

書監大同五年卒官時年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  
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  
卿沈僧杲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  
公卿問無所與語及呼騶卒訪道途間事由此多忤於  
物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  
遍好事者咸諷誦傳寫流聞絕域文集數十萬言行於  
世孝綽兄弟及羣從諸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  
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適琅邪王叔英吳郡張嶧東海  
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允清拔悱僕射徐勣子爲晉安  
郡卒喪還京師妻爲祭文辭甚悽愴本欲爲哀文旣



觀此文於是閣筆孝綽子諒字求信少好學有文才尤博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褁晉書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王府主簿功曹史中城王記室參軍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琅邪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簡穆公文楫太中大夫筠幼警寤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考樂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覽弟舉亦有重譽時人爲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炬是泰養即筠並小字也起家中軍臨川王行參軍遷太子舍人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遂巡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

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尚書令沈約當世辭宗每見筠文咨嗟吟咏以爲不逮也嘗謂筠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眺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都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造閣齋爲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詞不加篇題約謂人云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五激反連蹙約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爲霓五鷓反次至墜石碓星及冰懸埒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



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為詩呈約即報書  
云覽所示詩實為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宇夔牙接響  
顧有餘慙孔翠羣翔豈不多愧古情拙日每佇新奇爛  
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比  
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于此歎服吟研周流忘念昔時幼  
壯頗愛斯文舍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  
擅美推能寔歸吾子遲比閑日清觀乃申筠為文能厭  
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美約常從容啓高祖曰晚來  
名家唯見王筠獨步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  
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

殷芸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  
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芸  
以方雅見禮焉出為丹陽尹丞北中郎諮議參軍遷中  
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詞甚麗逸又敕撰  
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為一集俄兼寧遠湘  
東王長史行府國郡事除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普通元  
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服闋後疾廢久之  
六年除尚書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又改領  
步兵中大通二年遷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  
為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為貞威將軍臨海太守在郡



被訟不調累年大同初起為雲麾豫章王長史遷祕書  
監五年除太府卿明年遷度支尚書中大同元年出為  
明威將軍永嘉太守以疾固辭徙為光祿大夫俄遷雲  
旗將軍司徒左長史太清二年侯景寇逼筠時不入城  
明年太宗即位為太子詹事筠舊宅先為賊所焚乃寓  
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之驚懼墜井卒時  
年六十九家人十餘人同遇害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  
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  
當世其自序曰余少好書老而彌篤雖遇見警觀皆即  
疏記後重省覽權輿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

二四齊建武二年乙亥云王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  
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為口實廣略  
去取凡三過立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  
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  
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  
與諸兒書論家世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  
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  
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  
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  
為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



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  
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僧孺之巨學劉孝綽之詞藻主非不好也才非不用也其拾青紫取極貴何難哉而孝綽不拘言行自躋身名徒鬱抑當年非不遇也

大正五月五日之見

列傳第二十七

梁書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八

梁書三十四

張緬 弟績緜

張緬字元長車騎將軍弘策子也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嘗曰此兒非常器為張氏寶也齊永元末義師起弘策從高祖入伐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顏色天監元年弘策任衛尉卿為妖賊所害緬痛父之酷喪過於禮高祖遣戒喻之服闋襲州陽縣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出為淮南太守時年十八高祖疑其年少未閑吏事乃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遂除太子舍人雲麾外兵

萬曆二年刊

梁書傳七

楊王四百〇六



參軍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尤明後漢及晉代  
衆家客有執卷質緬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缺  
高祖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居鵷行之首宜詳擇  
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出爲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  
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  
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祿俸不敢用乃至妻  
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其母賑贍親屬雖累載所畜  
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閭然如貧素者累遷比中郎諮議  
參軍寧遠長史出爲豫章內史緬爲政任恩惠不設鈞  
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之有也

大通元年徵爲司徒左長史以疾不拜改爲太子中庶  
子領羽林監俄遷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鬪左  
降黃門郎兼領先職俄復爲真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  
望號爲勁直高祖乃遣畫工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  
中大通三年遷侍中未拜卒時年四十二詔贈侍中加  
真威將軍侯如故賻錢五萬布五十匹高祖舉哀昭明  
太子亦往臨哭與緬弟績書曰賢兄學業該通莅事明  
敏雖倚相之讀墳典邠穀之敦詩書惟今望古蔑以斯  
過自列宮朝二紀將及義惟僚屬情實親友文筵講席  
朝遊夕宴何曾不同茲勝賞共此言寄如何長謝奄然



不追且年甫強仕方申才力摧苗落穎彌可傷惋念天  
倫素睦一旦相失如何可言言及增哽擘筆無次緬性  
愛墳籍聚書至萬餘卷抄後漢晉書衆家異同爲後漢  
紀四十卷晉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  
子傳嗣

續字伯緒緬第三弟也出後從伯弘籍弘籍高祖舅也  
梁初贈廷尉卿續年十一尚高祖第四女富陽公主拜  
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時年十  
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踈朗神彩爽發高祖異之嘗曰  
張壯武云後八葉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續好學兄緬有

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祕書郎有四員宋齊以  
米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百日便  
遷任續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圖籍帝執四部書目曰  
若讀此非乃可言優仕矣如此數載方遷太子舍人轉  
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續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  
遣彭城人劉善明詣京師請和求識續續時年二十三  
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太尉諮議參軍尚書吏部郎俄爲  
長史兼侍中時人以其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在  
喉舌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  
復詣人初未與續遇便虛相推重因爲忘年之交大通



元年出為寧遠華容公長史行琅邪彭城二郡國事三年仍遷華容公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加貞威將軍行府州事三年入為度支尚書母憂去職服闋出為吳興太守續治郡省煩苛務清靜民吏便之大同二年徵為吏部尚書續右選其後門寒素有一介皆見引拔不為貴要屈意人士翕然稱之五年高祖手詔曰續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以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初續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輔賓客輻湊有過請續者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容及是遷為表曰日出守股肱入戶衡天可以仰首仰論列是非

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續在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今之衷又議印綬官備朝服宜並著綬時並施行九年遷宣惠將軍丹陽尹未拜改為使持節都督湘桂東寧三州諸軍事湘州刺史述職經途乃作南征賦其詞曰歲次姬訾月惟中呂余謁帝於承明將述職於南楚忽中川而反顧懷舊鄉而延佇路漫漫以無端情容容而莫與乃弭節歎曰人之寓於宇宙也何異夫栖蝸之爭戰附螭之遊禽而盈虛倚伏俯仰浮沉矜榮華於尺景總萬慮於寸陰彼



忘機於粹日乃聖達之明箴妙品物於貞觀曾何足而  
繫心撫余躬之末迹屬興王之盛世蒙三樂之休寵荷  
通家之渥惠登石渠之三閣典校文乎六藝振長纓於  
承華眷儲皇之上馭居銜觴而接席出方舟以同濟彼  
華坊與禁苑常宵盤而晝憇思德音其在耳若清塵之  
未逝經二紀以及茲悲明離之永翳惟平生之福能實  
有志於棲息慙滅沒之千里謝韓哀於八極如蓑裘之  
代用譬輪轅之曲直愧周任之清規諒無取於陳力逢  
濯纓之嘉運遇井汲之明時懷君恩而未答顧靈瑣而  
依遲總端揆以居副長庶僚而稱師猶深泉之短綆若

高墉而無基伊吾人之罪薄豈斯滿之能持奉皇命以  
奏舉方驅傳於衡疑遵夕宿以言邁戒晨裝而永辭行  
搖搖於南逝心眷眷而西悲爾乃橫濟牽牛傍瞻雉庫  
前觀隱脈却視雲布追晉氏之啓戎獲中州之鼎鼎維新  
三川於茂草霑兩京於朝露故黃旗紫蓋運在震方金  
陵之兆允符厥祥及歸命之銜璧爰獻璽於武王啓中  
興之美至宣十世而重光觀其內招人望外攘千紀草  
創江南締構基址豈徒能布其德至晉有祀雲漢作詩  
斯千見美而已哉乃得正朔相承于茲四代多歷年所  
二百餘載割疆場於華戎拯生靈於宇內不被髮而左



衽繫明德其是資次臨治之層嶽尋叔寶之舊堦蘊珠  
玉之餘潤昭羅綺之遺妍懷若人之遠理豈喜愠其能  
遷雖魂埋於百世猶映澈於九泉經法王之梵宇覩因  
時之或躍從四海之宅心故取亂而誅虐在蒼精之將  
季翦洪柯以銷落既觀竭而逞刑又施獸而爲譖俟高  
塗以巧笑俟長星而懽噓何慄慄之黔首思假命其無  
託信人欲而天從爰物覩而聖作我皇帝膺錄受圖聰  
明神武乘豐而運席卷三楚師克在和仁義必取形猶  
積決應若飈與於是殪桑林之封豨綴青丘之大風戢  
干戈以耀德肆時夏而成功放流聲於鄭衛屏黠質於

傾宮配軒皇以邁迹豈商周之比隆化致升平于茲四  
紀六夷膜拜八蠻同軌教穆於上庠冤申於大理顯三  
光之照燭降五靈之休祉諒殊功於百王固無得而稱  
矣泝金牛之迅渚覩靈山之雄壯實江南之丘墟平雲  
霄而竦狀標素嶺乎青壁葺頽文於翠嶂跳巨石以驚  
湍批衝巖而駭浪鏗千尋之峭岸深萬流之大壑隱日  
月以蔽虧搏風煙而回薄崖映川而晃朗水騰光而倏  
爍積霜霰之往還鼓波濤之前却下流沫以洊險上岑  
峯而將落聞知命之是虞故違風而靡託訊會骸之詭  
狀云怒特之來奔及漁人之垂餌沈潛鎖於洪源鑿幽



塗於忠武馳四馬之高軒不語神以徵怪情存之而勿  
論驪姑熟之舊朔訪遺迹兮宣武挾仲謀之雄氣朝委  
裘而作輔歷祖宗之明君猶負芒於盛主勢傾河以覆  
岱威回天而震宇雖明允之篤誠在伊稷而未舉矧有  
功而無志豈季葉其能處懼貽笑於文景憂象賢之覆  
餗雖苞蘖以代興終夷宗而殄族彼儋石之贏儲尚邀  
之而俟福況神明之大寶乃闔于天祿造局鍵之候  
司發傳書於關尉據轅轅乎伊洛守衡津於河渭無矯  
且以招賓闕捐縑而待貴實祇敬於王典懷鞠躬而屏  
氣惟函谷之襟帶疑武庫之精兵採風謠於往昔聞乳

獸於窳成在當今而簡易止譏鑒其姦情陋文仲之廢  
職鄙彫門之食征於是近聯精岑進瞻鵲岸島嶼蒼茫  
風雲蕭散屬時雨之新晴觀百川之浩逝水泓澄以閭  
夕山參差而辨且忽臨睨於故鄉眇江天其無畔溯洄  
流而右阻遵長薄而左貫獨向風以舒情攀芳洲其誰  
翫息銅山而繫纜訪叔文之靈宇得舊名而猶存皆攢  
蕪而積楚想夫君之令問實有聲於前古拯巴漢之廢  
業爰配名於鄒魯辨山精以息訟對祠星而寤主每撫  
事以懷人非末學其能覩嘉梅根之孝女尚乘肥於媵  
姬嗟吳人之重辟憂峻網於將貽彼沈瓜而顯義指滄



波而爲期此浮屨以明節赴丹爛其何疑信理感而情  
悼實悽悵於余悲空沈吟以遐想愧邯鄲之妙詞望南  
陵以寓目美牙門之守志當晉師之席卷豈藩籬而不  
庇攜老弱於窮城猶區區乎一簣雖挈瓶之小善寔君  
子之所識闕一句是謂事人之禮入雷池之長浦想恭  
岱之芳塵臨魚官以輟膳踐寒蒲之抽筠又有生爲令  
德沒爲明神或捐家事主攜手拜親或正身殉義哀感  
市人所以家稱純孝國號能臣揚清徽於上列並異世  
而爲隣發曉渚而朔風苦神吳之難習岸曜舟而不進  
水騰沙以驚急天曠曠其垂陰雨霏霏而來集愍征夫

之勞瘁每舉帷而佇立出江池之派別望彭匯之通津  
塗未中乎及絳日已盈於淡旬於是千流共歸萬嶺分  
狀倒景懸高浮天瀉壯清江洗滌平湖爽暢翻光轉彩  
出沒搖漾岷山嶓冢悠遠寂寥青溢赤岸控汝引潮望  
歸雲之蒼蒼揚清風之飄飄界飛流於翠薄耿長虹於  
青霄若夫灌莽川涯層澗水府游泳之所往還喧鳴之  
所攢聚羣飛沙漲掩薄草渚竒甲異鱗雕文絳羽聽寡  
鶴之偏鳴聞孤鴻之慕侶在客行而多思獨傷魂而悽  
楚美中流之衝要因習坎以守固旣因之而設險又居  
之而務德南通珠崖夜郎西款玉津華墨莫不內清姦



允外弭苛慝籬屏京師事有均於齊德也。眇田嶺以躊躇想霞裳於雲仞流姮娥之逸響發王子之清韻若夜光而可投豈榮華之難擯羨還丹其何術佇一丸於來信徑遵途乎鄂渚迹孫氏之霸基陳利兵而蓄粟抗十倍之銳師在賢才之必用寧推誠而忍欺圖富強以法立屬貞臣而日嬉識徐基於江畔云釣臺之舊址方戰國之多虞猶從容而宴喜欽輔吳之忠諒歎仲謀之虛已處君臣而並得良致霸其有以伊文侯之雅望誠一代之偉人禰觀書以心服玉比德而譽均遘時雄之應運方協義以經綸名旣通而愈賞言雖聞而彌親惜勤

王於延獻仰漢京之惟新倚天命其弗與悲盛業之未申沈蘆洲以延佇聞伍員之所濟出懷珠而免離歸投金以答惠彼無求於萬鍾唯長歌而鼓枻慨斯誠之未感乃沈軀以明誓空負恨其何追徒臨飡而先祭及旋師於鄭國美邀福於來裔入郢都而抵掌壯天險之難窺允分荆之勝略成百代之良規賈生方於指大應侯譬之木披所以居宗振末強本弱枝聞古今之通制歷盛衰而不移可不謂然與美經國之遠體也酌忠言於城郢播終古之芳猷忘我躬之匪閱顧社稷而懷憂服莊王之高義乃徵名於夏州恥蹊田之過罰納申叔之



嘉謀觀巫臣之獻箴鑒周書以明喻何自謀其多僻要  
彛中而遠赴若葆申之誅丹實臣君以成務在兩臣而  
優劣居二主其並裕臨赤崖而慷慨推雄圖於魏武乘  
戰勝以長驅志吞吳而并楚總八州之毅卒期姑蘇而  
振旅時有便乎建瓴事無留於蕭斧霸孫赫其霆奮杖  
萬俗之英輔裂宇宙而三分誠決機乎一舉嗟玄德之  
矯矯思興復於舊京招卍龍於當世配管仲而稱英收  
散亡之餘弱結與國而連橫延五紀乎岷漢紹四百於  
炎精望巴丘以遭回遵洞庭而敞悅沈輕舟而不繫何  
靈胥之浩蕩眺君福之雙峯徒臨風以增想償瑤觴而

一酌駕彩蜺而獨往爾乃南奠鶴霍北距沮漳包括沅  
澧汲引瀟湘滉滉長邁漫漫回翔蕩雲沃日吐霞含光  
青碧潭嶼萬頃澄澈綺蘭從風素沙被雪雜雲霞以舒  
卷開河洲而斷絕回曉仄於中川起長飈而半滅稅遺  
構之舊浦瞻汨羅以隕泗豈懷寶而迷邦猶殷勤而一  
致蘊芳華以襞積非黨人之所媚合小雅之怨辭兼國  
風之美志譬彈冠而振衣猶自別於泥滓且殺身以成  
義寧露才而揚已悲先生之不辰逢椒蘭之妬美有驛  
騶而不馭焉遑遑於千里既踐境以思人彌流連其無  
已脩行潦之薄薦敢憑誠於沼沚謁黃陵而展敬奠瑤



席乎川湄其蘭香以膏沐懷椒糝而要之延帝子于三  
后降夔龍於九疑騰河靈之水駕下太一之靈旗撫安  
哥以會儻踈緩節而依遲日徘徊以將暮情眇然而無  
辭愾秦皇之川幸尤土壤以加戮昧天道之無親勤望  
祀以祈福將人怨而神怒故飛川而蕩谷推冥理以歸  
讐遂刊山而赭木於是下車入部班條理務砥課庸薄  
夕惕兢懼存問長老隱恤氓庶奉宣皇恩寬徭省賦遠  
哉盛乎斯邦之舊也有虞巡方以託終夏后開圖而疏  
決太伯讓嗣以來遊臣祈仙而齊潔固是明王之塵  
軌聖賢之蹤轍也若夫屈平懷沙之賦賈子遊湘之篇

史遷摛文以投弔揚雄反騷而沈川其風謠雅什又是  
詞人之所流連也亦有仲寧咸德仍世相繼父子三台  
緇衣改敝古初抱於烈火劉先高而忤世蔣公琰之弘  
通桓伯緒之匡濟鄧充時之絕述谷思恭之藻麗貫川  
嶽之精靈常間出而無替也至於殊庭之客帝鄉之賢  
神奔鬼化吐吸雲煙玉笥登之而却老金人植杖以尊  
泉蘇生騎龍而出入處靜駕鹿以周旋配北燭之神女  
偶南榮之僊佺時髮鬢其遙見亦徃徃而有焉爾乃歷  
省府庭周行街術山川遠覽邑居近悉割黔中以置守  
獻青陽而背質鄒生所謂還舟楚王於焉乘駟巡高山



之累仞褒吳文之爲宰彼非劉而八王皆國士而身臨  
在長沙而著令經五葉其未改知天道之福謙勝一時  
之經始尋太傅之故宅今築室以安禪邑無改於舊井  
尚開流而冽泉懷伊管之政術遇庸臣而見遷終被知  
於時主嗟漢宗之得賢受齊居之遠託豈理謝而生全  
哀懷王之不秀遂抱恨而傷年脩定祀于北郭對林野  
而幽藹庶無吐於馨香祀瓊茅而沃醑景十三以啓國  
惟君王其能大迨炎正之中微寔斯藩而是賴顧四阜  
之紆餘乍升高以遊日審山川之而帶將取名於衡麓  
下瀰漫以爽塏上欽虧而重稷風瑟瑟以鳴松水琤琤  
而響谷低四照於若華竦千尋於建木冀躡塵之可屏  
登巖阿而寤宿捨域中之常戀慕遊仙之靈族是時涼  
風暮節萬實西成華池迥遠飛閣淒明嘉南洲之炎德  
愛蘭蕙之秋榮下名柑於曲榭採芳菊於高城樹羅軒  
而並列竹被嶺而叢生翫棲禽之夕返送旅鴈之晨征  
悲去鄉而遠客寄覽物而娛情惟傳車之所驚寔鷹揚  
其是掌或解組以立威乍露服而加賞遵聖主之恩刑  
荷天地之厚德沾河潤於九里澤自家而刑國闕小道  
之可觀寧畏塗其易克眊高衢而願騁憂取累於長纆  
聞困石之非據承烟戒乎明則愧壽陵之餘子學邯鄲



而匍匐也。績至州，停道十郡尉，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徠蠻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績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益十餘萬。州境大安。永清二年，徵為領軍，俄改授使持節都督雍梁北秦東益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績初開邵陵王綸當代已為湘州，其後定用河東王譽。績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遂託疾不見。績仍檢括州府庶事，留績不遣。會聞侯景寇京師，譽節裝當下，援時荊州

刺史湘東王赴援，軍次郢州。武城績馳信報曰：河東已豎檣上水，將襲荊州。王信之，便回軍鎮荆湘。因構嫌隙，尋棄其部伍，單舸赴江陵。王即遣使責讓譽，索績部下。既至，仍遣績向襄陽。前刺史岳陽王譽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聞賊陷京師，譽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給績曰：觀岳陽殿下必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招聚義眾，遠近必當投集。又帥部下繼至，以此義舉無往不克。績信之，與結盟約。因夜遁入山岸，反以告譽。仍遣岸帥軍追績。績眾望岸軍大喜，謂是赴期。既至，即執績并其眾，並俘送之。始被囚繫，尋又逼



續剃髮為道人其年嘗舉兵襲江陵常載續隨後及軍退敗行至澧水南防守續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尸而去時年五十一元帝承制贈續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簡憲公續有識鑒自見元帝便推誠委結及元帝即位追思之嘗為詩其序曰簡憲之為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續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次子希字子顏早知名選尚太宗第九女海鹽公主承聖初官至黃門侍郎

希字孝卿續第四弟也初為國子生射策高第起家長

兼秘書郎遷太子舍人沈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出為比中郎長史蘭陵太守還除負外散騎常侍時丹陽尹西昌侯蕭深藻以久疾未拜敕綰權知尹事遷中軍宣城王長史俄徙御史中丞高祖遣其弟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為國之急惟在執憲直繩用人本不限升降晉宋之世周閔蔡廓並以侍中為之卿勿疑是左遷也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時綰兄續為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導騶分趨兩陛前代未有也時人榮之歲餘出為豫章內史綰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



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成人劉敬宮挾  
祆道遂聚黨攻郡內史蕭佺棄城走賊轉寇南康廬陵  
屠破縣邑有衆數萬人進寇豫章新淦縣南中又不習  
兵革吏民恆擾奔散或勸綰宜避其鋒綰不從仍修城  
隍設戰備募召敢勇得萬餘人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  
僧辯帥兵討賊受綰節度旬月間賊黨悉平十年復為  
御史中丞加通直散騎常侍綰再為憲司彈糾無所回  
避豪右憚之是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  
异太府卿賀琛遞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二年遷左  
衛將軍會侯景寇至入守東掖門三年遷吏部尚書官  
城陷綰出奔外轉至江陵湘東王承制授侍中左衛將  
軍相國長史侍中如故出為持節雲麾將軍湘東內史  
承聖二年徵為尚書右僕射尋加侍中明年江陵陷朝  
士皆俘入關綰以疾免後卒於江陵時年六十三次子  
交字少游頗涉文學選尚太宗第十一女安陽公主承  
聖二年官至太子洗馬祕書丞掌東宮管記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太清版蕩親屬離貳續不能叶和  
藩岳成溫陶之舉苟懷私怨構隙瀟湘遂及禍於身非  
由忠節繼以江陵淪覆寔萌於此以續之風格卒為梁  
之亂階惜矣哉



癸丑五月廿一日

林氏

列傳第二十九

梁書三十五

蕭子恪

弟子範

子顯

子雲

蕭子恪字景冲蘭陵人齊豫章文獻王疑第二子也永  
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允司徒竟陵王  
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竒之初為寧朔將軍淮陵太守  
建武中遷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及司馬王敬則於會稽  
舉兵反以奉子恪為名明帝悉召子恪兄弟親從七十  
餘人入西省至夜當害之會子恪棄郡奔歸是日亦至  
明帝乃止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東昏即位遷祕書監  
領右軍將軍俄為侍中中興二年遷輔國諮議參軍天



監元年降爵爲子除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以疾不拜  
徙爲光祿大夫俄爲司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子範等嘗  
因事入謝高祖在文德殿引見之從容謂曰我欲與卿  
兄弟有言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非可力得苟無期運  
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所以班彪王命論云所求不  
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卿不應不讀此書求孝武爲性  
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鳩毒所遺唯有景和  
至於朝臣之中或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然而  
或疑有天命而不能害者或不知有天命而不疑者于  
時雖疑卿祖而無如之何此是疑而不得又有不疑者

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免豈疑而得全又復我于時已  
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  
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  
革異物心湏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  
我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所以  
國祚例不靈長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代此是一義  
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  
二世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  
者有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其苦共  
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



情同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我有今日非是本意所求且建武屠滅卿門致卿兄弟塗炭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耻亦是為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其雖欲不已亦是師出無名我今為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與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與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孝武時事彼若苟有天命非我所能殺若其無期運何忽行此政足示無度量曹

志親是魏武帝孫陳思之子事晉武能為晉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內齋直帳關人趙叔祖天監初入為臺齋帥在壽光省高祖呼叔祖曰我本識汝在北第以汝舊人故每驅使汝比見北第諸郎不叔祖奉答云比多在直出外甚踈假使覓出亦不能得往高祖曰若見北第諸郎道我此意我今日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者非惟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即出外具宣敕語子恪尋出為求



嘉太守還除光祿卿祕書監出為明威將軍零陵太守  
十七年入為散騎常侍輔國將軍普通元年遷宗正卿  
三年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六年遷太子詹事大通  
二年出為寧遠將軍吳郡太守三年卒于郡舍時年五  
十二詔贈侍中中書令諡曰恭子恪兄弟十六人竝仕  
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五人子恪嘗謂  
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  
自公無過足矣子恪少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  
傳文集子璠亦知名太清中官至吏部郎避亂東陽後  
為盜所害

子範字景則子恪第六弟也齊永明十年封祁陽縣侯  
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為子除後軍記室參軍復為  
太子洗馬俄遷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  
性居喪以毀聞服闋又為司徒主簿累遷丹陽尹丞太  
子中舍人出為建安太守還除大司馬南平王尹曹屬  
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嘗曰此宗室奇  
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自  
是府中文筆皆使草之王薨子範遷宣惠諮議參軍護  
軍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為丹陽尹復為正德信威長  
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藩府常以自慨而諸弟竝



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爲到府牋曰上藩首佐於茲再  
忝河南雖伏自此重昇以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  
寵還羞年鬢千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  
采容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非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  
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况已  
也尋復爲宣惠武陟王司馬不就仍除中散大夫遷光  
祿廷尉卿出爲戎昭將軍始興內史還除大中大夫遷  
祕書監太宗即位召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  
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與張纘俱製哀策文太宗覽讀  
之曰今葬禮雖闕此文猶不減於舊尋遇疾卒時年六

十四賊平後世祖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文前後文  
集三十卷二子滂確竝少有文章太宗東宮時嘗與邵  
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亦預焉滂官至尚書殿中郎中  
軍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確太清中歷官宣城王友司  
徒右長史賊平後赴江陵因沒關西

子顯字景陽子恪第八弟也幼聰慧文獻王異之愛過  
諸子七歲封寧都縣侯永元末以王子例拜給事中天  
監初降爵爲子累遷安西外兵仁威記室參軍司徒主  
簿太尉錄事子顯偉容貌身長八尺好學工屬文嘗著  
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



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又  
啟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祕閣。累遷太子中舍人。建  
康令邵陵王友丹陽尹丞中書郎守宗正卿。出爲臨川  
內史。遷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高祖雅愛  
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  
容謂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  
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  
日時。以爲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高祖所製經  
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啟撰  
高祖集并普通北伐記。其年遷國子祭酒。又加侍中。於  
學述高祖五經義。五年選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  
性凝簡。頗負其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  
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之。然大宗素重其爲人。在東  
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太宗謂坐客曰。嘗聞  
異人間出。今日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大同三年  
出爲仁威將軍吳興太守。至郡未幾卒。時年四十九。詔  
曰。仁威將軍吳興太守子顯。神韻峻舉。宗中佳器。分竹  
未久。奄到喪殞。惻愴于懷。可贈侍中中書令。今便舉哀  
及葬。請謚。手詔恃才傲物。宜謚曰驕。子顯嘗爲自序其  
略云。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



梁之巖鄉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  
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  
鷺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前世賈傳崔馬邯  
鄲繆路之徒竝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  
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  
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  
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  
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湏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  
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  
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

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二子  
序愷竝少知名序太清中歷官太子家令中庶子竝掌  
管記及亂於城內卒愷初爲國子生對策高第州又舉  
秀才起家祕書郎遷太子中舍人王府主簿太子洗馬  
父憂去職服闋復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竝掌管記累  
遷宣城王文學中書郎太子家令又掌管記愷才學譽  
望時論以方其父太宗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  
暉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竝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  
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太宗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  
白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先是時太學博士



顧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遷中庶子未拜徙為吏部郎太清二年遷御史中丞頃之侯景寇亂愷於城內遷侍中尋卒官時年四十四文集竝亡逸

子雲字景喬子恪第九弟也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彩天監初降爵為子既長勤學以晉代竟無全書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成表奏之詔付祕閣子雲性沈靜不樂仕進年三十方起家為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勅賜束帛累遷北中郎外兵參軍晉安王文學司徒主簿丹陽

尹丞時湘東王為京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遷北中郎廬陵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大通元年除黃門郎俄遷輕車將軍兼司徒左長史二年入為吏部三年遷長兼侍中大通元年轉太府卿三年出為貞威將軍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民吏悅之還除散騎常侍俄復為侍中大同二年遷負外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頃之復為侍中祭酒中正如故梁初郊廟未革牲牲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始建言宜改啟曰伏惟聖敬率由尊嚴郊廟得西隣之心知周孔之迹載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蘋藻竭誠嚴配經國制度方懸



日月垂訓百王於是乎在臣比兼職齊官見伶人所歌  
猶用未革牲前曲園丘祗燎尚言式備牲牲北郊誠雅  
亦奏牲云孔備清廟於歌而稱我牲以潔三朝食舉猶  
詠朱尾碧鱗聲被鼓鍾未符盛制臣職司儒訓意以為  
疑未審應改定樂辭以不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  
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  
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答  
敕曰殷薦朝饗樂以雅名理應正採五經聖人成教而  
漢來此製不全用經典約之所撰彌復淺雜臣前所易  
約十曲惟知牲牲既革宜改歌辭而猶承例不嫌流俗  
乖體既奉令旨始得發矇臣夙本庸滯昭然忽胡謹依  
成旨悉改約制惟用五經為本其次爾雅周易尚書大  
戴禮即是經誥之流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尋唐虞諸書  
殷頌周雅稱美是一而復各述時事大梁革服偃武脩  
文制禮作樂義高三正而約撰歌辭惟浸稱聖德之美  
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頌前例於體為違伏以聖旨所  
定樂論鍾律緯緒文思深微命世一出方懸日月不刊  
之典禮樂之教致治所成謹一二採綴各隨事顯義以  
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謹以上呈敕竝施用  
子雲善草隸書為世楷法自云善効鍾元常王逸少而



微變字體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摹子敬  
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語草  
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  
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澈字體又以逸  
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  
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  
為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  
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竝驅爭先其見賞如此七年  
出為仁威將軍東陽太守中大同元年還拜宗正卿太  
清元年復為侍中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二年侯

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三年三月宮城失守東奔晉陵餒  
卒于顯靈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  
宮新記二十卷第二子特字世遠早知名亦善草隸高  
祖嘗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近見特迹遂逼於  
卿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宣惠主簿中軍記室出為  
海鹽令坐事免年二十五先子雲卒

子暉字景光子雲弟也少涉書史亦有文才起家員外  
散騎侍郎遷南中郎記室出為臨安令性恬靜寡嗜好  
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為講賦奏之甚見稱賞  
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帶新繁令隨府轉儀同從事中騎



長史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魏藉兵威而革漢運晉因宰輔  
乃移魏曆異乎古之禪授以德相傳故抑前代宗枝用  
絕民望然劉曄曹志猶顯於朝及宋遂為廢姓而齊代  
宋之戚屬一皆殲焉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有梁革命弗  
取前規故子恪兄弟及群從竝隨才任職通貴滿朝不  
失於舊豈惟魏幽晉顯而已哉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  
量度越前代矣

癸丑五月六日午前一見

林學士

專第二十九

梁書三十五

列傳第三十

梁書三十六

孔休源

江革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晉丹陽太守沖之八世  
孫曾祖遙之宋尚書水部郎父珮齊廬陵王記室參軍  
早卒休源年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  
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為之垂泣後就吳興沈  
麟士受經略通大義建武四年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  
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  
謂後生之准也觀其此對足稱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



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爲太學博士當時以爲美選休源初到京寓於宗人少府卿孔登宅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清顏頓祛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門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許已既而獨造休源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俄除臨川王府行參軍高祖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曰今帝業初基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爲朕

思之誰堪其選勉對曰孔休源識具清通諳練故實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高祖亦素聞之即日除兼尚書儀曹郎中是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之爲孔獨誦遷建康獄正及辨訟折獄時罕寃人後有選人爲獄司者高祖尚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司徒臨川王府記室參軍遷尚書左丞彈肅禮闈雅允朝望時太子詹事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齊梁竝皆搜採休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錄除給事黃門侍郎遷長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寮莫不憚之除少府卿又兼行



丹陽尹事出為宣惠晉安王府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  
府州事高祖謂之曰荊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  
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用昌之舉也對曰臣以庸  
鄙曲荷恩遇方揣丹誠効其一割上善其對乃敕晉安  
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而始  
興王憺代鎮荊州復為憺府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  
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治績平心決斷請託不行高祖深  
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轉秘書監遷明威將  
軍復為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  
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民譽王深相倚仗軍民機務動  
止詢謀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  
預焉其見敬如此徵為太府卿俄授都官尚書頃之領  
太子中庶子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高祖與  
群臣議王代居州任者久之于時貴戚公王咸望遷授  
高祖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實應此選乃授宣  
惠將軍監揚州休源初為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  
任時論榮之而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割斷如流傍  
無私謁中大通二年加授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如故  
累表陳讓優詔不許在州晝決辭訟夜覽墳籍每車駕  
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



宴居殿與群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諱為皇太子四年  
遘疾高祖遣中使候問并給醫藥日有十數其年五月  
卒時年六十四遺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高祖為之  
流涕顧謂謝舉曰孔休源奉職清忠當官正直方欲共  
康治道以隆王化奄至殞歿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  
彊直當今罕有微臣竊為陛下惜之詔曰慎終追遠歷  
代通規褒德疇庸先王令典宣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監揚州孔休源風業貞正雅量沖邈升榮建禮譽重摺  
紳理務神州化覃歌詠方興仁壽穆是彝倫奄然永逝  
倍用悲惻可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贈第一材一

其布五十匹錢五萬蠟二百斤剋日舉哀喪事所須隨  
便資給謚曰貞子皇太子手令曰金紫光祿大夫孔休  
源立身中正行已清恪昔歲西浮渚宮東泊揚壤晚佐  
蕃政實盡厥誠安國之詳審公儀之廉白無以過之在  
至殞喪情用惻怛今須舉哀外可備禮休源少孤立志  
操風範彊正明練治體持身儉約學窮文藝當官理務  
不憚彊禦常以天下為己任南祖深委杖之累居顯職  
纖毫無犯性慎密寡嗜好出入帷幄未嘗言禁中事世  
以此重之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治凡奏議彈文勒成  
十五卷長子雲童頗有父風而篤信佛理遍持經戒官



至岳陽王府諮議東揚州別駕少子宗軌聰敏有識度  
歷尚書都官郎司徒左西掾中書郎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尚書金部郎父  
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革幼而聰敏  
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此兒必與  
吾門九歲丁父艱與弟觀同生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  
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母以孝聞服闋與觀俱  
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謝朓雅  
相欽重朓嘗宿衛還過候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而  
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脫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充

卧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引為西邸學士弱冠舉  
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  
薦革諧之方貢琅邪王沈便以革代之解褐奉朝請僕  
射江祐深相引接祐為太子詹事啓革為府丞祐時權  
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皆委以  
具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祐誅賓客皆懼其罪革獨以  
智免除尚書駕部郎中興元年高祖入石頭時吳興太  
守袁昂據郡距義師廼使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  
典雅高祖深賞歎之因令與徐勉同掌書記建安王為  
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為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



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乃以觀為征北  
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並相賞重昉與  
革書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  
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驎於千里途次江夏觀遇疾卒革  
時在雍為府王所禮款若布衣王被徵為丹陽尹以革  
為記室領五官掾除通直散騎常侍建康正頻遷秣陵  
建康令為治明肅豪彊憚之入為中書舍人尚書左丞  
司農卿復出為雲麾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  
事徙仁威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為百城  
所憚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

籤帥等同坐俄遷左光祿大夫南平王長史御史中丞  
彈奏豪權一無所避除少府卿出為貞威將軍北中郎  
南康王長史廣陵太守改授鎮北豫章王長史將軍太  
守如故時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府王鎮  
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馬乃泛舟而還途經下邳遂  
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  
革稱患脚不拜延明將加害焉見革辭色嚴正更相敬  
重時祖暉同被拘執延明使暉作歌器滿刻銘革罵暉  
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今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  
明聞之乃令革作文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



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善。將加箠撲。革厲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討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暉。還朝。詔曰。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贍。出內有聞。在朝正色。臨危不撓。首佐台鉉。實允僉諧。可太尉臨川王長史。時高祖盛於佛教。朝賢多啟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惟當勤精進。自彊行勝脩。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諸貴遊。又手敕云。世間果報

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啟乞受菩薩戒。重除少府卿長史。校尉時。武陵王在東州。頗自驕縱。上召革面敕曰。武陵王年少。戒者性弱。不能匡正。欲以卿代為行事。非卿不可。不得有辭。乃除折衝將軍東中郎。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州。聞革應至。竝齋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惟資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革分判。辨析。曾無疑滯。功必賞。過必罰。民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為山陰令。贓貨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憚之。遂雅相欽重。母至侍宴。言論必以詩



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製詩呈高祖  
高祖謂僕射徐勉曰江革果能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  
還民皆戀惜之贈遺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竝不納  
惟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卧或謂革曰船既  
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以迓輕艚革既無物乃於  
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監吳郡于  
時境內荒儉劫盜公行革至郡惟有公給伏身二十人  
百姓皆懼不能靜寇反省遊軍尉民下逾恐革乃廣施  
恩撫明行制令盜賊靜息民吏安之武陵王出鎮江州  
乃曰我得江革文華清麗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

乃表革同行又除明威將軍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  
入爲度支尚書好獎進問閭爲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  
子翕然歸之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  
性彊直每至朝宴恒有褻貶以此爲權勢所疾乃謝病  
還家除光祿大夫領步兵校尉南北苑二州大中正優  
遊閑放以文酒自娛大同元年二月卒諡曰彊子有集  
二十卷行於世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二爲二千  
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世以此高之長子行敏好學有  
才俊官至通直郎早卒有集五卷次子從簡少有文性  
年十七作採荷詞以刺敬容爲當時所賞歷官司徒從



事中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  
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莫不痛之

史臣曰高祖留心政道孔休源以識治見知既遇其時  
斯為幸矣江革聰敏亮直亦一代之盛名歟

癸丑五月六日晚一見

林學士

列傳第三十

梁書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一

梁書三十七

謝舉

何敬容

謝舉字言揚中書令覽之弟也幼好學能清言與覽齊  
名舉年十四嘗贈沈約五言詩為約稱賞世人為之語  
曰主有養炬謝有覽舉養炬王筠王泰小字也起家祕  
書郎遷太子舍人輕車功曹史祕書丞司空從事中郎  
太子庶子家令掌東宮管記深為昭明太子賞接祕書  
監任昉出為新安郡別舉詩云詎念嗟嗟人方深老夫  
託其屬意如此嘗侍宴華林園高祖訪舉於覽覽對曰



識藝過臣甚遠惟飲酒不及於臣高祖大悅轉太子中庶子猶掌管記天監十一年遷侍中十四年出爲寧遠將軍豫章內史爲政和理甚得民心十八年復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普通元年出爲貞毅將軍太尉臨川王長史四年入爲左民尚書其年遷掌吏部尋以公事免五年起爲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六年復爲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俄徙爲吏部尚書尋加侍中出爲仁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清靜百姓化其德境內肅然罷郡還吏民詣闕請立碑詔許之大通二年入爲侍中五兵尚書未拜遷掌吏部侍中如故舉祖莊宋世再典選至

舉又二爲此職前代未有也舉少博涉多通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爲晉陵郡時常與義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赴之其盛如此先是北渡人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通邇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薦之以況重席焉四年加侍中五年遷尚書右僕射侍中如故大同三年以疾陳解徙爲右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其年出爲雲麾將軍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爲何吳郡及舉爲政聲跡略相比六年入爲侍中中書監未拜遷太子詹事翊左將軍侍中如故舉父瀟齊世



終此官累表乞改授救不許久之方就職九年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居端揆未嘗肯預時務多因疾陳解救輒賜假并手救處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其年以本官參掌選事太清二年遷尚書令侍中將軍如故是歲疾景寇京師舉卒于園內詔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尚書令如故文集亂中竝亡逸二子禧胡竝少知名故太清中歷太子中庶子出為建安太守

何敬容字國禮廬江人也祖攸之宋太常卿父畱寓齊吏部尚書竝有名前代敬容以名家子弱冠選尚齊武

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天監初為祕書郎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太子洗馬中書舍人祕書丞遷揚州治中出為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民吏稱之還除黃門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司徒左長史普通二年復為侍中領羽林監俄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為稱職四年出為招遠將軍吳郡太守為政勤恤民隱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為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詔許之大通二年徵為中書令未拜復為吏部尚書領右軍將軍俄加侍中中大通元年改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



衣冠尤事鮮麗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三年遷尚書右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時僕射徐勉參掌機密以疾陳解因舉敬容自代故有此授焉五年遷左僕射加宣惠將軍置佐史侍中參掌如故大同三年正月朱雀門災高祖謂群臣曰此門制卑狹我始欲構遂遭天火竝相顧未有荅敬容獨曰此所謂陛下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俄遷中權將軍丹陽尹侍中參掌佐史如故五年入爲尚書令侍中將軍參掌佐史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詳悉舊事且聰明識治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爲

世所嗤鄙時蕭瑄子瑒者頗有輕薄才因制封名離登等詩以嘲之敬容處之如初亦不屑也十一年坐妾第費慧明爲導倉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領軍將軍敬容以書解慧明譽即封書以奏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紹奏敬容挾私罔上合棄市刑詔特免職初天監中有沙門釋寶誌者嘗遇敬容謂曰君後必貴然終是何敗何耳及敬容爲宰相謂何姓當爲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爲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高祖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惠經敬容請預聽敕許之又有敕聽朔望閱訊尋起



為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  
誼誨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  
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  
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  
言裁作公且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虐過  
以自斥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且曝鰓之鱗不念杯  
杓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  
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要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  
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  
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缺望萬

分竊不為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  
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  
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  
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  
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為智者說矣君  
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  
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  
更也之譬少戢言於眾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  
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冀也僕東臯鄙人  
入穴幸無銜窶恥天下之士不為執事道之故披肝膽

萬曆三年刊  
楊玉四百三十二



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京師，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於潁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竝沒。朝廷以為憂，敬容尋見東宮，太宗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太宗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太宗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代喪亂，頗由祖尚玄虛，胡賊殄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為戒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三年正月，敬容卒于

園內。詔贈仁威將軍，本官竝如故。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法，竝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為伽藍，趨勢者因助財造構，敬容竝不拒。故此寺堂宇校飾頗為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為衆造寺焉。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子穀，祕書丞早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玄虛，貴為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下臺以臺閣之務，頗欲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世王敬弘



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白署空是  
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職事墮  
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曾莫之悟求  
嘉不競戎馬生郊宜其然矣何國禮之識治見譏薄俗  
惜哉

癸丑五月七日一見

林學士

列傳第三十一

梁書三十七

列傳第三十二

梁書二十八

朱异

賀琛

朱异字彦和吳郡錢唐人也父异以義烈知名官至齊  
江夏王參軍吳平令异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异祖  
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歲好群聚蒲  
博頗為鄉黨所患既長乃折節從師遍治五經尤明禮  
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  
都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  
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禁書卿一時將



去可謂不廉也其年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  
付尚書議詳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異適二  
十一特敕擢爲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  
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異曰竊見錢唐朱異年時尚少  
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  
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  
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值采便發觀其信  
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高祖  
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異實異後  
見明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異直西省俄兼

太學博士其年高祖自講孝經使異執讀遷尚書儀曹  
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鴻臚卿太子右衛率尋加  
負外常侍普通五年大舉北伐魏徐州刺史无法僧遣  
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异曰自王師北討剋  
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法僧懼禍之至  
其降必非僞也高祖仍遣异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  
异節度既至法僧遵承朝旨如异策焉中大通元年遷  
散騎常侍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謀方鎮改換朝儀國  
典詔誥敕書竝兼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詢詳  
斷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從橫敏贍不暫停



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大同四年遷右衛將軍六年異  
啟於儀賢堂奉述高祖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  
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  
延學士異與左丞賀琛遞日述高祖禮記中庸義皇太  
子又召異於玄圃講易八年改加侍中太清元年遷左  
衛將軍領步兵二年遷中領軍舍人高祖夢中原  
平舉朝稱慶旦以語異對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  
景歸降敕召群臣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爲不可高祖  
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自言我國家承平若此  
今便受地詎是事宜朕致紛紜悔無所及異探高祖微  
旨應聲答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  
爲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大半輸誠送款遠  
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獎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  
今若不容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  
深納異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敗沒自魏遣使還述  
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敕有司定議異又以和爲允高  
祖果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  
通好是時侯景鎮壽春累啟絕和及請追使又致書與  
異辭意甚切異但述敕旨以報之八月景遂舉兵反以  
討異爲名募兵得三千人及景至仍以其衆守大司馬



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大同四年遷右衛將軍六年異  
啟於儀賢堂奉述高祖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  
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  
延學士異與左丞賀琛遞日述高祖禮記中庸義皇太  
子又召異於玄圃講易八年改加侍中太清元年遷左  
衛將軍領步兵二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高祖夢中原  
平舉朝稱慶旦以語異異對曰此一方一之徵及侯  
景歸降敕召群臣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爲不可高祖  
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自言我國家承平若此  
今便受地詎是事宜朕致紛紜悔無所及異探高祖微  
旨應聲答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  
爲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太半輸誠送款遠  
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獎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  
今若不容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  
深納異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敗沒自魏遣使還述  
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敕有司定議異又以和爲允高  
祖果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  
通好是時侯景鎮壽春累啟絕和及請追使又致書與  
異辭意甚切異但述敕旨以報之八月景遂舉兵反以  
討昇爲名募兵得三千人及景至仍以其衆守大司馬



門初景謀反合州刺史翻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竝  
累有啟聞昇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者翻陽  
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竝抑而不奏故朝廷不爲之備  
及寇至城內文武咸尤之皇太子又製圍城賦其末章  
云彼高冠及厚履竝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  
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啟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  
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爲誰蓋以  
指於昇昇因慙憤發病卒年六十七詔曰故中領軍  
昇器宇弘通才力優贍諮謀帷幃多歷年所方贊朝經  
承申寄任奄先物化惻悼兼懷可贈侍中尚書右僕射

給祕器一具凶事所須隨由資辦舊尚書官不以爲贈  
及昇卒高祖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昇者乃啓曰昇  
忝歷雖多然平生所懷願得執法高祖因其宿志特有  
此贈焉昇居權要三十餘年善窺人主意曲能阿諛以  
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負外常侍至侍中四職竝  
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昇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  
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方所饋財貨  
充積性恣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腐爛每月常棄十  
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  
集百餘篇亂中多亡逸長子肅官至國子博士次子閏



門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竝  
累有啟聞昇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者鄱陽  
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竝抑而不奏故朝廷不爲之備  
及寇至城內文武咸尤之皇太子又製圍城賦其末章  
云彼高冠及厚履竝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  
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啟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  
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爲誰蓋以  
指於昇昇因慙憤發病卒年六十七詔曰故中領軍  
昇器宇弘通才力優贍諮謀帷幃多歷年所方贊朝經  
秉中寄任奄先物化惻悼兼懷可贈侍中尚書右僕射

給祕器一具凶事所須隨由資辦舊尚書官不以爲贈  
及昇卒高祖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昇者乃啓曰昇  
忝歷雖多然平生所懷願得執法高祖因其宿志特有  
此贈焉昇居權要三十餘年善窺人主意曲能阿諛以  
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負外常侍至侍中四職竝  
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昇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  
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方所饋財貨  
充積性恣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腐爛每月常棄十  
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  
集百餘篇亂中多亡逸長子肅官至國子博士次子閏



司徒掾並遇亂卒

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也伯父瑒步兵校尉爲世碩  
儒琛幼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  
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自  
給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至是又  
依琛焉普通中刺史臨川王辟爲祭酒從事史琛始出  
都高祖聞其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  
曰琛殊有世業仍補王國侍郎俄兼太學博士稍遷中  
衛參軍事尚書通事舍人參禮儀事累遷通直正員郎  
舍人如故又征西都陽王中錄事兼尚書左丞滿歲爲

真詔琛撰新論法至今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  
以冠子嫁女琛駁之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  
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  
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並以  
冠子嫁子爲文非關惟得爲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  
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  
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旣明小功自  
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  
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  
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



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  
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  
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  
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嫁冠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  
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  
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  
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探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  
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  
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  
自冠自娶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

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惟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  
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  
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  
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  
傳重竝欲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  
替親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暮降大功  
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未嫁冠故無有  
異惟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稚之故天  
喪情深既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稚服輕  
頓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



冠嫁不殊惟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則不得兼於大功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嫁冠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遷貞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頃之遷御史中丞參禮儀事如先琛家產既豐買主第爲宅爲有司所奏坐免官俄復爲尚書左丞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未拜改爲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並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制定每見

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是時高祖任職者皆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遂啟陳事條封奏曰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効一職居獻納之任又不能薦一言竊聞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畜無益之臣臣所以當食廢殮中宵而歎息也輒言時事列之於後非謂謀猷寧云啟沃獨緘曾臆不語妻子辭無粉飾削橐則焚脫得聽覽試加省鑒如不允合亮其贛愚其一事曰今北邊稽服戈甲解息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雖是處彫流而關



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哀削更相呼擾  
莫得治其政術惟以應赴徵斂為事百姓不能堪命各  
事流移或依於大姓或聚於屯封蓋不獲已而竄亡非  
樂之也國家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課動致逋  
積而民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  
命繁數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舸銜  
命者非惟十數復窮幽之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每有  
一使屬所搔擾况復煩擾積理深為民害鴛困邑宰則  
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為貪殘縱有廉平  
郡猶掣肘故邑宰懷印類無考績細民棄業流冗者多

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終不得反其居也  
其二事曰聖主恤隱之心納隍之念聞之遐邇至於翺  
飛蠕動猶且度脫况在兆庶而州郡無恤民之志故天  
下顛顛惟注仰於一人誠所謂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  
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須應痛逗藥豈可不治  
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  
俗侈靡使之然也滛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  
尤者夫食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  
果如山岳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  
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儷女本



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言效之夫無有等秩雖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姜務在貪污爭飾羅綺故為吏牧民者競為剝削雖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已消散蓋由宴醕所費既破數家之產歌誣之且必俟千金之資所費事等丘山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費之多如復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為禁制道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眾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及群故勉彊而為之苟力

所不至還受其弊矣今若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反掌夫論至治者必以淳素為先正彫流之弊莫有過儉朴者也其三事曰聖躬荷負蒼生以為任弘濟四海以為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癯瘦之苦豈止日仄忘飢夜分廢寢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責下之嫌下無逼上之咎斯實道邁百王事超千載但斗筭之人藻梳之子既得伏奏帷扆便欲詭競求進不說國之大體不知當一官處一職貴使理其紊亂匡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運挈鉞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



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曠官廢職長弊增姦寔由於此  
今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  
徼倖之患矣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  
事而猶日不暇給者良有以也夫國敝則省其事而息  
其費事省則養民費息則財聚止五年之中尚於無事  
必能使國豐民阜若積以歲月斯乃范蠡滅吳之術管  
仲霸齊之由今應內省職掌各檢其所部凡京師治署  
邸肆應所爲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及國  
容戎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即事未須皆  
悉減省應四方屯傳邸治或舊有或無益或妨民有所

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厥興造凡厥費財有非急  
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討召凡厥徵求雖關國計權其事  
宜皆湏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  
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  
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  
妨民則終年不止矣擾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  
矣耗其財而務賦歛繁興則姦詐盜竊彌生是弊不息  
而其民不可使也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自普  
通以來二十餘年刑役荐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疆  
場無警右不及於此時大息四民使之生聚減省國費



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掃則國弊民疲安能振其遠略事至方圖知不及矣言奏高祖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責珠曰謇謇有聞殊稱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見聞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常欲承用無替懷抱每苦倥惚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闕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之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是獻替莫不能言正旦獸罇皆其人也卿可分別言事啟乃心沃朕心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特而

民失安居牧守之過朕無則哲之知觸向多弊四聰不開四明不達內省責躬無處逃咎堯為聖主四凶在朝況乎朕也能無惡人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明顯出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官長凶虐尚書蘭臺主書舍人某人姦猾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愛但聽公車上書四凶終自不知堯亦永為闇主卿又云東境戶口空虛良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鴛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為貪殘竝何姓名廉平掣肘復是何人朝廷思賢有如飢渴廉平掣肘實為異事宜速條



聞當更擢用凡所遣使多由民訟或復軍糧諸所應急  
蓋不獲已而遣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云何綜理事實  
云何濟辦惡人日滋善人日蔽欲求安卧其可得乎不  
遣使而得事理此乃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能到在  
所不威而伏豈不幸甚卿既言之應有深見宜陳祕術  
不可懷寶迷邦卿又云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貪殘  
糜費已如前答漢文雖愛露臺之產鄧通之錢布於天  
下以此而治朕無愧焉若以下民飲食過差亦復不然  
天監之初思之已甚其動力營產則無不富饒惰遊緩  
事則家業貧窶動脩產業以營盤案自己營之自己食  
之何損於天下無賴子弟惰營產業致於貧窶無可施  
設此何益於天下且又意雖曰同富富有不同慳而富  
者終不能設奢而富者於事何損若使朝廷緩其刑此  
事終不可斷若急其制則曲屋密房之中云何可知若  
家家搜檢其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乎更相恐  
脅以求財帛是長禍萌無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無  
此事昔之牲牢又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意粗得  
奢約之節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若以為功德事者  
皆是園中之所產育功德之事亦無多費變一瓜為數  
十種食一菜為數十味不變瓜菜亦無多種以變故多



何損於事亦毫芥不關國家如得財如法而用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累歲月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財頗有方便民得其利國得其利我得其利營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財用暴於天下不得曲辭辯論卿又云女妓越濫此有司之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多畜妓樂至於勲附若兩掖亦復不聞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竝宜具言其人當令有司振其霜豪卿又云乃追恨所取爲少如復傳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怯不同

貪廉各用勇者可使進取怯者可使守城貪者可使擇禦廉者可使牧民向使叔齊守於西河豈能濟事吳起育民必無成功若使吳起而不重用則西河之功廢今之文武亦復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不重更任彼亦非爲朝廷爲之俾翼卿以朝廷爲悖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無有淫佚朕頗自計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



不好音聲所以朝中出宴未嘗奏樂此群賢之所觀見  
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  
日晏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時疾苦之日或亦  
再食昔腰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  
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物故也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  
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  
令而行徒虛言耳卿今慊言便罔知所答卿又云百司  
莫不奏事詭競求進此又是誰何者復是詭事今不使  
外人呈事於義可否無人廢職職可廢乎職廢則人亂  
人亂則國安乎以咽廢殮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

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  
亂猶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為馬卒有闔  
樂望夷之禍王莽亦終移漢鼎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  
人所吹之疵擘肌分理復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繩逐竝  
復是誰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國容戎備  
何者宜省何者未湏四方屯傳何者無益何者妨民何  
處興造而是役民何處費財而是非急若為討召若為  
徵賦朝廷從來無有此事靜息之方復何者宜各出其  
事具以奏聞卿云若不及於時大息其民事至方圖知  
無及也如卿此言即時便是大役其民是何處所卿云



國弊民疲誠如卿言終須出其事不得空作漫語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國彊兵之術急民省役之宜號令遠近之法竝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空示頰舌凡人有爲先須內省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卿不得歷詆內外而不極言其事付聞重奏當後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內庶亂羊永除害馬長息惟新之美復見今日琛奉勅但謝過而已不敢復有指斥久之遷太府卿太清二年遷雲騎將軍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舉兵襲京師王移入臺內留琛與司馬楊暉守東府賊尋攻陷城放兵殺害琛被槍未至死賊求得之舉至闕下求見僕射

王克領軍朱弁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後輦送莊嚴寺療治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冬賊進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後遇疾卒年六十九琛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法凡百餘篇子詡太清初自儀同西昌侯掾出爲巴山太守在郡遇亂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云夏侯勝有言曰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弁賀琛竝起微賤以經術逢時致於貴顯符其言矣而弁遂徼寵幸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寔弁之由禍難旣



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寵贈猶殊罰既弗加賞亦斯濫  
失於勸沮何以爲國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亂能無及是  
乎

梁書傳三十二

卷五十五

二百六十五

癸丑五月七日一見

林學士

列傳三十二

梁書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三

梁書三十九

元法僧

元樹

元願達

王神念

楊華

羊侃

子鷗

羊鴉仁

元法僧魏氏之支屬也其始祖道武帝父鍾葵江陽王  
法僧仕魏歷光祿大夫後爲使持節都督徐州諸軍事  
徐州刺史鎮彭城普通五年魏室大亂法僧遂據鎮稱

萬曆二年刊

梁書傳三十三

一

列傳三百十六



帝誅鋤異已立諸子為王部署將帥欲議匡復既而魏亂稍定將討法僧法僧懼乃遣使歸款請為附庸高祖許焉授侍中司空封始安郡公邑五千戶及魏軍既逼法僧請還朝高祖遣中書舍人朱異迎之既至甚加優寵時方事招攜撫悅降附賜法僧甲第女樂及金帛前後不可勝數法僧以在魏之日久處疆場之任每因寇掠殺戮甚多求兵自衛詔給甲仗百人出入禁闥大通二年加冠軍將軍中大通元年轉車騎將軍四年進太尉領金紫光祿其年立為東魏王不行仍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對州刺史大同

二年徵為侍中大尉領軍師將軍薨時年八十三子景隆景仲普通中隨法僧入朝景隆封洹陽縣公邑千戶出為持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中大通三年徵侍中安右將軍四年為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封彭城王不行俄除侍中度支尚書太清初又為使持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行至雷首遇疾卒時年五十八景仲封枝江縣公邑千戶拜侍中右衛將軍大通三年增封并前為二千戶仍賜女樂一部出為持節都督廣越等十三州諸軍事宣惠將軍



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大同中徵侍中左衛將軍兄景隆後為廣州刺史侯景作亂以景仲无氏之族遣信誘之許奉為主景仲乃舉兵將下應景會西江督護陳霸先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起兵攻之霸先徇其眾曰朝廷以元景仲與賊連從謀危社稷今使曲江公勃為刺史鎮撫此州眾聞之皆棄甲而散景仲乃自縊而死元樹字君立亦魏之近屬也祖獻文帝父僖咸陽王樹仕魏為宗正卿屬尔朱榮亂以天監八年歸國封為鄴王邑二千戶拜散騎常侍普通六年應接元法僧還朝遷使持節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雲麾將軍郢州刺史

增封并前為三千戶討南蠻賊平之加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又增邑五百戶中大通二年徵侍中鎮右將軍四年為使持節鎮北將軍都督北討諸軍事加鼓吹一部以伐魏攻魏譙城拔之會魏將獨孤如願來援遂圍樹城陷被執發憤卒於魏時年四十八子貞大同中來隨魏使崔長謙至鄴葬父還拜太子舍人太清初侯景降請元氏戚屬願奉為主詔封貞為咸陽王以天子之禮遣還北會景敗而返

元願達亦魏之支庶也祖明元帝父樂平王願達仕魏為中書令司州刺史普通中大軍北伐攻義陽願達舉



州獻款詔封樂平公邑千戶賜甲第女樂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徵侍中大中大夫翊左將軍大同三年卒時年五十七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起家州主簿稍遷潁川太守遂據郡歸款魏軍至與家屬渡江封南城縣侯邑五百戶頃之除安成內史又歷武陽宣城內史皆著治績遷除太僕卿出爲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

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使令毀撤風俗遂改普通中大舉北伐徵爲右衛將軍六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爪牙將軍右衛如故邁疾卒時年七十五詔贈本官衡州刺史兼給鼓吹一部諡曰壯神念少善騎射既老不衰嘗於高祖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群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並一時妙捷高祖深歎賞之子尊業仕至太僕卿卒贈信威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鼓吹一部次子僧辯別有傳楊華武都仇池人也父大眼爲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來降



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為作楊白華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辭甚悽惋焉華後累征伐有戰功歷官太僕卿太子左衛率封益陽縣侯太清中侯景亂華欲立志節妻子為賊所擒遂降之卒於賊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甫人漢南陽太守續之裔也祖規宋武帝之臨徐州辟祭酒從事大中正會薛安都舉彭城降北規由是陷魏魏授衛將軍營州刺史父祉魏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侃少而瑰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博涉書記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魏正光中稍為別將時秦州羗有莫遮念生

者據州反稱帝仍遣其弟天生率眾攻陷岐州遂寇雍州侃為偏將隸蕭寶夤往討之潛身巡塹伺射天生應弦即倒其眾遂潰以功遷使持節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太山太守進爵鉅平侯初其父每有南歸之志常謂諸子曰人生安可久淹異域汝等可歸奉東朝侃至是將舉河濟以成先志兗州刺史羊敦侃從兄也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弗剋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朝廷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遣羊鴉仁王弁率軍應接李元履運給糧仗魏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太山郡公長為兗州刺史侃斬其使者以徇魏人



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數十萬及高歡尔朱陽都等相繼而至圍儼十餘重傷殺甚衆柵中大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且戰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士卒並竟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理不能見隨幸適去留於此別異因各拜辭而去儼以大通三年至京師詔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瑕丘征討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并其兄黠及三弟忱給元皆拜爲刺史尋以儼爲都督北討諸軍事出頓丘城會陳慶之失律停進其年詔以爲持節雲麾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中大通四年詔爲使持節都督

瑕丘諸軍事安北將軍兖州刺史隨太尉无法僧北討法僧先啟云與儼有舊願得同行高祖乃召儼問方略儼具陳進取之計高祖因曰知卿願與太尉同行儼曰臣拔迹還朝常思効命然實未曾願與法僧同行北人雖謂臣爲吳南人已呼臣爲虜今與法僧同行還是群類相逐非止有乖素心亦使匈奴輕漢高祖曰朝廷今者要湏卿行乃詔以爲大軍司馬高祖謂儼曰軍司馬廢來已久此段爲卿置之行次官竹元樹又於譙城喪師軍罷入爲侍中五年封高昌縣侯邑千戶六年出爲雲麾將軍晉安太守閩越俗好反亂前後太守莫能止



息儼至討擊斬其渠帥陳稱吳滿等於是郡內肅清莫敢犯者頃之徵太子左衛率大同三年車駕幸樂遊苑儼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丈四尺圍一尺三寸高祖因賜儼馬令試之儼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高祖善之又製武宴詩三十韻以示儼儼即席應詔高祖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六年遷司徒左長史八年遷都官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遊造有宦者張僧胤候儼儼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九年出爲使持節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太清元年

徵爲侍中會大舉北伐仍以儼爲持節冠軍監作韓山堰事兩旬堰立儼勸元帥貞陽侯乘水攻彭城不納旣而魏援大至儼頻勸乘其遠來可擊且日又勸出戰並不從儼乃率所領出頓堰上及衆軍敗儼結陣徐還二年復爲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高祖問儼討景之策儼曰景反迹久見或容豕突宜急據採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京師遂寢其策令儼率千餘騎頓望國門景至新林追儼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旣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第儼乃區分



防擬皆以宗室問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俄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逼城衆皆恟懼俄僞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俄親自距抗以水沃火火滅引弓射殺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匹以賜戰士俄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加賞賚賊爲尖頂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俄作雉尾炬施鐵鍬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上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俄曰車高壘虛

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旣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弁張綰議欲出擊之高祖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旣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自相騰踐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此乃示弱非騁王威也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太半初侃長子鷲爲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汝早能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鷲曰久以汝爲死猶復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



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不之害也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佖與語曰佖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為閉距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啟朝廷佖曰佖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今驅烏合之卒至王城之下虜馬飲淮矢集帝室豈有人臣而至於此吾荷國重恩當稟承廟筭以掃大逆耳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幸謝佖王早自為所士哲又曰佖王事君盡節不為朝廷所知正欲面啟至尊以除姦佖既居戎旅故帶甲來朝何謂作逆佖曰聖上臨四海將五十年聰明叡哲無幽不照有何姦佖而得在朝欲

飾其非寧無詭說且佖王親舉白刃以向城闕事君盡節正若是邪士哲無以應乃曰在北之日又挹風猷每恨平生未獲披叙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為之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為壯人所欽慕如此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番入苦戰不能禁佖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徐於裏築城賊不能進十二月遘疾卒于臺內時年五十四詔給東園祕器布絹各五百匹錢三百萬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佖少而雄勇旅力絕人所用弓至十餘石嘗於宛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佖執以相



擊悉皆破碎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  
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  
爪長七寸儻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  
中儻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教賚歌  
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  
對初赴衡州於兩艦解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  
之錦繡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  
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  
詔令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器皆金玉雜寶奏三  
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能飲酒而

好賓客交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  
還至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  
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之都不挂意命酒不  
輟孺才慙懼自逃匿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鷓  
鷓字子鵬隨侃臺內城陷竄於陽平侯景呼還待之甚  
厚及景敗鷓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  
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倦晝寢鷓語海師此中何處  
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  
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鷓拔  
刀叱海師使向京口景欲透水鷓抽刀斫之景乃走入



梁書傳三十三  
船中以小刀挾船鵝以稍入刺殺之世祖以鵝爲持節  
通直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明威將軍青州  
刺史封昌國縣公邑二千戶賜錢五百萬米五千石布  
絹各一千匹又領東陽太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平峽  
中除西晉州刺史破郭元建於東關遷使持節信武將  
軍東晉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鵝赴援不及從  
王僧愔征蕭鼓於嶺表聞太尉僧辯敗乃還爲侯瑱所  
破於豫章遇害時年二十八

羊鴉仁字孝穆太山鉅平人也少驍果有膽力仕郡爲  
主簿普通中率兄弟自魏歸國封廣晉縣侯征伐青齊

間累有功績稍遷員外散騎常侍歷陽太守中大通四  
年爲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信威將軍譙州刺史大同  
七年除太子左衛率出爲持節都督南司州豫楚四州  
諸軍事輕車將軍北司州刺史侯景降詔鴉仁督北州  
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精兵三萬趨懸瓠應  
接景仍爲都督豫司淮冀殷應西豫等七州諸軍事司  
豫二州刺史鎮懸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魏軍漸逼鴉仁  
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高祖大怒責之鴉仁  
懼又頓軍於淮上及侯景反鴉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  
年景旣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



於東府城反爲賊所敗臺城陷鴉仁見景爲景所留以爲五兵尚書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答重恩社稷傾危身不能死偷生苟免以至於今若以此終沒有餘憤因遂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陵其故部曲數百人迎之將赴江陵至東莞爲故止徐州刺史荀伯道諸子所害

史臣曰高祖革命受終光期寶運威德所漸莫不懷來其皆狗難拔身前後相屬元法僧之徒入國並降恩遇位重任隆擊鍾鼎食美矣而羊侃鴉仁值大情之難並竭忠奉國保則臨危不撓鴉仁守義殞命可謂志等松筠心均鐵石古之殉節斯其謂乎



梁書傳三十三  
十三

癸丑五月七日申半一見

林學士

列傳第三十四

梁書四十

司馬聚

到漑

劉顯

劉之遴 弟之亨

許懋

司馬聚字元素河內溫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  
敬王祖讓之負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齊官至國子博  
士聚少傳家業強力專精手不釋卷其禮文所涉書略  
皆遍觀沛國劉瓛為儒者宗嘉其學深相賞好少與樂

萬曆二年刊  
列傳三百三十一



安任昉善昉亦雅重焉初爲國子生起家奉朝請稍遷  
王府行參軍天監初詔通儒治五禮有司舉聚治嘉禮  
除尚書祠部郎中是時制定禮樂聚所議多見施行除  
步兵校尉兼中書通事舍人聚學尤精於事數國家吉  
凶禮當世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皆取決焉累  
遷正貞郎鎮南諮議參軍兼舍人如故遷尚書右丞出  
爲仁威長史長沙內史還除雲騎將軍兼御史中丞頃  
之即真十六年出爲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石頭  
戍軍事聚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問訊  
不限日十七年遷明威將軍晉安王長史未幾卒王命

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爲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  
二卷

到溉字茂灌彭城武原人曾祖彥之宋驃騎將軍祖仲  
度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  
弟洽俱聰敏有才學早爲任昉所知由是聲名益廣起  
家王國左常侍轉後軍法曹行參軍歷殿中郎出爲建  
安內史遷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王諱爲會  
稽太守以溉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高祖敕王曰到溉  
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聞有進止每須詢訪遭母憂  
居喪盡禮朝廷嘉之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除通直



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太府卿都官尚書郢州長史江夏  
太守加招遠將軍入爲左民尚書漑身長八尺美風儀  
善容止所莅以清白自脩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  
牀傍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服  
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頃之坐事左遷金  
紫光祿大夫俄授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漑素謹厚  
特被高祖賞接每與對棊從夕達旦漑第山池有奇石  
高祖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漑並輸焉未進高祖謂朱  
异曰卿謂到漑所輸可以送未漑斂板對曰臣旣事君  
安敢失禮高祖大笑其見親愛如此後因疾失明詔以

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疾漑家門雍睦兄弟  
特相友愛初與弟洽常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因  
斷腥羶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高祖每  
月三置淨饌恩禮甚篤蔣山有延賢寺者漑家世創立  
故生平公俸咸以供焉略無所取性又不好交游惟與  
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家園門可羅雀三  
君每歲時常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叙生平極歡而  
去臨終囑張劉勒子孫以薄葬之禮卒時年七十二詔  
贈本官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時以漑洽兄弟比之二陸  
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



復似凌寒竹。子鏡字圓照。安西相東王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早卒。鏡子蓋。早聰慧。起家著作佐郎。歷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嘗從高祖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覽以示漑。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漑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除丹陽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

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也。父融。晉安內史。顯幼而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

軍。俄署法曹。顯好學博涉。多通任。叻嘗得一篇缺簡書。文字零落。歷示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叻檢周書。果如其說。叻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也。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歎曰：劉郎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詰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及約為太子少傅。乃引為五官掾。俄兼廷尉正。五兵尚書。傅昭掌著作。撰國史。引顯為佐。九年。始革尚書五都選。顯以本官兼吏部郎。又除司空臨川王外



兵參軍遷尚書儀曹郎嘗爲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時  
約郊居宅新成因命工書人題之於壁出爲臨川王記  
室參軍建康平復入爲尚書儀曹侍郎兼中書通事舍  
人出爲秣陵令又除驃騎都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累  
遷步兵校尉中書侍郎舍人如故顯與河東裴子野南  
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莫不慕  
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魏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  
能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  
祖甚嘉焉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出爲宣遠岳陽王  
長史行府國事未拜遷雲麾都陵王長史尋陽太守大

同九年王遷鎮郢州除平西諮議參軍加戎昭將軍其  
年卒時年六十三友人劉之遴啟皇太子曰之遴嘗聞  
夷叔柳惠不逢仲尼一言則西山餓夫東國黜士名豈  
施於後世信哉生有七尺之形終爲一棺之土不朽之  
事寄之題目懷珠抱玉有歿世而名不稱者可爲長太  
息孰過於斯竊痛友人沛國劉顯韞積藝文研精覃奧  
聰明特達出類拔群闔棺都歸魂有日須鐫墓板之  
遴已略撰其事行今輒上呈伏願鴻慈降茲睿藻榮其  
枯槁以慰幽魂旨味塵聞戰慄無地乃蒙令爲誌銘曰  
繁弱挺質空桑吐聲分器見重播樂傳名誰其均之美



有髦士禮著幼年業明壯齒厭飲典墳研精名理一見弗忘過目則記若訪賈逵如問伯始穎脫斯出學優而仕議獄既佐芸蘭乃搏搏鳳池水推羊太學內參禁中外相藩岳斜光已道殞彼西浮百川到海還逐東流營返魄汎汎虛舟白馬向郊丹旒背輦野埃興伏山雲輕重呂掩書墳揚歸玄冢爾其戒行途窮土壟弱葛方施叢柯日拱遂柳萸春禽寒斂甃長空常暗陰泉獨湧

紉彼故塋流芬相踵顯有三子莠在臻臻早著名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也父此齊國子博士諡文範先生之遴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對策沈約任昉

見而異之起家寧朔主簿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值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瞻即辟為太學博士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為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即之遴舅憲臺奏彈皆之遴草焉遷平南行參軍尚書起部郎延陵令荆州治中太宗臨荆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群籍時劉顯韋稜並強記之遴每與討論咸不能過也遷除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遷正員郎尚書右丞荆州大中正累遷中書侍郎鴻臚卿復兼中



書舍人出為征西鄱陽王長史南郡太守高祖謂曰卿  
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後轉為西  
中郎湘東王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遊在荆府嘗寄居南  
郡廨忽夢前太守表表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  
此中之遊後果損臂遂臨此郡丁母憂服闋徵祕書監  
領步兵校尉出為荊州行事之遊意不願出固辭高祖  
手敕曰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既  
內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為有司所奏免久之為太府卿  
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遊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  
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

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鳴夷榼二枚  
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  
罇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  
國澡灌一口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  
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  
上漢書真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遊與張纘到漑陸  
襄等參校異同之遊具異狀十事其大略曰案本漢書  
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而今本  
無上書年月日字文案古本叙傳號為中篇今本稱為  
叙傳又今本叙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



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文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又今本帶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苗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之遊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常其討論書籍因爲交好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

尚祖義疏惟左氏傳尚闕之遊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允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叔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脩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鑿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太清二年侯景亂之遊避難還鄉未至卒於夏口時年七



十一前後文集五十卷行於世

之字嘉會之遜弟也少有令名舉秀才拜太學博士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步兵校尉司農卿又代兄之遜為安西湘東王長史南郡太守在郡有異績數年卒於官時年五十荆土至今懷之不忍斥其名號為大南郡

小南郡云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九九世孫祖珽宋給事中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惠齊太子家令宓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禮篤志好學為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且領師說晚而覆講座下

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於世尤曉故事稱為儀注之學起家後軍豫章王行參軍轉法曹茂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于崇明殿除太子步兵校尉永元中轉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與司馬裴同志友善僕射江石甚推重之號為經史笥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除征西翻陽王諮議兼著作郎行詔文德省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儒學之士草封禪儀將欲行焉懋以為不可因建議曰臣案舜幸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



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依  
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  
授為義則禹不應傳啟至桀十七世也湯又不應傳外  
景至紂三十七世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奕謂盛惠也  
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  
父沒子繼也若謂禪奕奕為盛惠者古義以伏羲神農  
黃帝是為三皇伏羲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  
亭皆不禪奕奕而云盛惠則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  
亭特立獨起於身者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  
禪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亦不禪亭

亭若今黃帝以為五帝者少昊即黃帝子又非獨立之  
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者禹封太  
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書書如此異乎禮說  
皆道聽所得失其本文假使三王皆封太山禪梁甫者  
是為封太山則有傳世之義禪梁甫則有揖讓之懷或  
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既矛盾理必不然又七十二君夷  
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王伏羲神農女媧大  
庭栢皇中央栗陸驪迎赫胥尊盧混沌吳英有巢朱襄  
葛天陰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  
間乃有其工霸有九州非帝之數云何得有七十二君



封禪之事且越人以前至周之世未有君臣人心淳朴不應金泥玉檢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農三皇結繩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第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禪云云夷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而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與炎帝是一主而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分爲二人妄亦甚矣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是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秦始皇登太山中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封爲五大夫而事不遂漢武帝宗信方士廣召儒生皮弁搢紳射牛行事獨與霍嬭俱上既而子侯暴卒厥足用傷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生捨我亡也晉武太始中欲封禪乃至太康議猶不定竟不果行孫皓遣兼司空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朝君子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禪皆是主好名於上臣阿旨於下也夫封禪者不出正經惟在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爲封禪鄭玄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候之書斯爲謬矣蓋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享帝于郊燔柴



岱宗即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是也又祈  
穀一報穀一禮乃不顯祈報地推文則有樂記云大樂  
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  
天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養之故知地亦有祈報  
是則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有負丘方澤者總爲三  
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即月令迎  
氣之郊也舜典有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夏南秋西  
冬北五年一周若爲封禪何其數也此爲九郊亦皆正  
義至如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  
旅上帝月令云仲春玄鳥至祀於高禘亦非常祭故詩

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并有雩禱亦非常祭禮云雩禱  
水旱也是爲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有九非常祀又有  
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雩祭與明堂雖  
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爲天祀有十六地祭有三惟大禘  
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異於常祭以故云大於時祭案繫辭云易之爲書也  
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  
之故六六者非佗三才之道也乾彖云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此則應六年一祭坤元亦爾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



封禪非所敢聞高祖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停十年轉太子家令宋齊舊儀郊天祀帝皆用衮冕至天監七年懋始請造大裘至是有事于明堂儀注猶云服衮冕懋駁云禮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遠須貴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又降敕問凡求陰陽應各從其類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爲疑懋答曰雩祭燔柴經無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按周宣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幣瘞其物以此而言爲旱而祭天地並有瘞埋之文不見有

燔柴之說若以祭五帝必應燔柴者今明堂之禮又無其事且禮又云埋少牢以祭時時之功是五帝此又是不用柴之證矣昔雩壇在南方正陽位有垂求神而已移於東實柴之禮猶未革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瘞以符周宣雲漢之說詔並從之凡諸禮儀多刊正以足疾出爲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騎常侍轉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諸儒參錄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歲卒時年六十九撰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司馬聚儒術博通到溉文義優敏



顯懋之遊強學浹洽竝職經便繁應對左右斯蓋嚴朱之任焉而澆之遊遂至顯貴亟拾青紫然非遇時焉能致此仕也

癸丑五月九日夏王之朝一見 林學士

第三十四

梁書四十

列傳第三十五

梁書四十一

王規 劉毅 宗慄

王承

褚翔

蕭介 從父况洽

褚球

劉孺 弟覽 遵

劉潛 弟孝勝 孝威 孝先

殷芸

蕭幾



王規字成明琅邪臨沂人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父  
騫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規八歲以丁所生母憂居  
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爲之流涕稱曰孝童叔  
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五  
經大義並略能通既長好學有口辯州舉秀才郡迎主  
簿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安右南康王主簿太子  
洗馬天監十二年改構太極殿功畢規獻新殿賦其辭  
甚工拜祕書丞歷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屬從事中郎  
晉安王諱出爲南徐州高選僚屬引爲雲麾諮議參軍  
久之出爲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

中書黃門侍郎救與陳郡殷鈞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  
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時爲京尹與朝士  
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  
特進蕭琛金紫傳昭在坐並謂爲知言普通初陳慶之  
北伐尅復洛陽百僚稱賀規退曰道家有云非爲功難  
成功難也羯寇遊魂爲日已久桓溫得而復失宋武竟  
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威勢不接餽運難繼將  
是役也爲禍階矣俄而王師覆沒其識達事機多如此  
類六年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群臣賦  
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即日



詔爲侍中大通三年遷五兵尚書俄領步兵校尉中大  
通二年出爲貞威將軍驃騎晉安王長史其年王立爲  
皇太子仍爲吳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  
傾意附之是時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  
規云不理郡事俄徵爲左民尚書郡吏民千餘人詣闕  
請留表三奏上不許尋以本官領右軍將軍未拜復爲  
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規辭疾不拜於鐘  
山宗熙寺築室居焉大同二年卒時年四十五詔贈散  
騎常侍光祿大夫賻錢二十萬布百匹謚曰章皇太子  
出臨哭與湘東王諱令曰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

傷其風韻適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辭縱  
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  
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澗去歲冬中  
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  
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襄  
字子漢七歲能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  
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祕書郎太子舍人以父  
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侯除武昌王文學太子洗馬兼  
東宮管記遷司徒屬祕書丞出爲安成內史太清中侯  
景陷京城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舉州附賊賊轉寇南



中襄猶據郡拒守大寶二年世祖命徵襄赴江陵既至  
以爲忠武將軍南平內史俄遷吏部尚書侍中承聖二  
年遷尚書右僕射仍參掌選事又加侍中其年遷左僕  
射參掌如故三年江陵陷入于周襄著幼訓以誠諸子  
其一章云陶士衡曰昔大禹不吝尺璧而重寸陰文士  
何不誦書武士何不馬射若乃玄冬脩夜朱明未日肅  
其居處崇其牆仞門無糝雜坐闕號呶以之求學則仲  
尼之門人也以之爲文則賈生之升堂也古者盤盂有  
銘几杖有誠進退循焉俯仰觀焉文王之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

言歟儒家則尊卑等差吉凶降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  
地之義也禹俎竒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墮支  
體黜聰明棄義絕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見苦斷習證  
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  
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旣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  
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修之吾之志也初有沛國  
劉穀南陽宗慄與襄俱爲中興佐命同參帷幄

劉穀字仲寶晉州陽尹真長七世孫也少方正有器局  
自國子禮生射策高第爲寧海令稍遷湘東王記室參  
軍又轉中記室太清中侯景亂世祖承制上流書檄多



委穀焉穀亦竭力盡忠甚蒙賞遇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承聖二年遷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餘如故

宗慄字元慄八世祖承晉宜都郡守屬永嘉東徙子孫因居江陵焉慄少聰敏好學晝夜不倦鄉里號爲童子學士普通中爲湘東王府兼記室轉刑獄仍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等令後又爲世祖荊州別駕及世祖即位以爲尚書郎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承聖三年江陵沒與穀俱入于周王承字安期僕射暎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秘書郎歷太子舍人南康王文學邵陵

士友太子中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復爲中舍人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惟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學訓諸生述禮易義中大通五年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及父暎嘗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也當世以爲榮父之出爲戎昭將軍東陽太守爲政寬惠吏民悅之視事未暮卒於郡時年四十一謚曰章子承性簡貴有風格時右衛未并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常填門時有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常指鼻門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大小王



東陽小東陽即承弟稱也當時惟承兄弟及褚翔不至  
異門時以此稱之

褚翔字世舉河南陽翟人曾祖淵齊太宰文簡公佐命  
齊室祖綦太常穆子父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  
没向哀毀若成人者親表咸異之既長淹雅有器量高  
祖踐祚選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遷太子舍人尚書殿  
中郎出為安成內史還除太子洗馬中舍人累遷太尉  
從事中郎黃門侍郎鎮右豫章王長史頃之入為長兼  
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點母公庭就列為眾所瞻望  
中大通四年出為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

卒官外兄謝舉為製墓銘其略曰弘治推華子嵩慙量  
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為擬得其人翔初為國子  
生舉高第丁父憂服闋除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宣城  
王主簿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群臣樂遊苑別詔翔與王  
訓為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高祖異焉即日  
轉宣城王文學俄遷為友時宣城友文學加它五二等  
故以翔超為之時論美焉出為義興太守翔在政潔已  
省繁苛去浮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  
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咸以為善政所感及秩滿吏  
民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為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



追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爲請囑易意號  
爲平允俄遷侍中頃之轉散騎常侍領羽林監侍東宮  
出爲晉陵太守在郡未朞以公事免俄復爲散騎常侍  
侍東宮太清二年遷守吏部尚書其年冬疾景園宮城  
翔於園內丁母憂以毀卒時年四十四詔贈本官翔少  
有孝性爲侍中時母疾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  
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曉疾遂愈或以翔精誠所致  
焉

蕭介字茂鏡蘭陵人也祖思詒宋開府儀同三司尚書  
僕射父惠舊齊左民尚書介少穎悟有器識博涉經史

兼善屬文齊末元末釋褐著作佐郎天監六年除太子  
舍人八年遷尚書金部郎十二年轉主客郎出爲吳令  
甚著聲績湘東王問介名思共遊處表請之普通三年  
乃以介爲湘東王諮議參軍大通二年除給事黃門侍  
郎大同二年武陵王爲揚州刺史以介爲府長史在職  
清白爲朝廷所稱高祖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處以  
一郡敬容未對高祖曰始興郡頃無良守嶺上民頗不  
安可以介爲之由是出爲始興太守介至任宣布威德  
境內肅清七年徵爲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闕  
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中文無此



職宜用蕭介爲之介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詢訪於介焉高祖謂朱弁曰端右之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事高祖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高祖救防主章默納之介聞而上表諫曰臣抱患私門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救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遂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獸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

景獸心之種鳴鏑之類以凶狡之少荷高歡翼長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以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之好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事跡顯然無可致惑一隅尚其如此觸類何可具陳臣朽老疾侵不應輒干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



臨亡亦有屍諫之節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剗向之心  
伏願天慈少思危苦之語高祖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  
性高簡少交遊惟與族兄琛從兄珍素及洽從弟淑等  
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初高祖招延後進  
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  
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  
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  
家第三子允初以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太子中庶子  
後至光祿大夫

洽字宏稱介從父兄也父惠基齊吏部尚書有重名前

世洽幼敏寤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及長好學博涉亦  
善屬文齊永明中爲國子生舉明經起家著作佐郎遷  
西中郎外兵參軍天監初爲前軍都陽王主簿尚書  
部郎遷太子中舍人出爲南徐州治中旣近畿重鎮史  
數千人前後居之者皆致巨富洽爲之清身率職饋遺  
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飢寒遂除司空從事中郎爲建安  
內史坐事免久之起爲護軍長史北中郎諮議參軍遷  
太府卿司徒臨川王司馬普通初拜負外散騎常侍兼  
御史中丞以公事免頃之爲通直散騎常侍洽少有才  
思高祖令製回泰大愛敬二寺刹下銘其文甚美二年



遷散騎常侍出爲招遠將軍臨海太守爲政清平不尚  
威猛民俗便之遷拜司徒左長史又敕撰當塗堰碑辭  
亦瞻麗六年卒官時年五十五有詔出舉哀賜錢二萬  
布五十匹集二十卷行於世

褚球字仲寶河南陽翟人高祖叔度宋征虜將軍雍州  
刺史祖駿太宰外兵參軍父績太子舍人並尚宋公主  
球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  
滅惟一女得存其故吏何昌寓王思遠聞球清立以  
此女妻之因爲之延譽仕齊起家征虜行參軍俄署法  
曹遷右軍曲江公主簿出爲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俸

而已除平西主簿天監初遷太子洗馬散騎侍郎兼中  
書通事舍人出爲建康令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  
不拜服闋除北中郎諮議參軍俄遷中書郎復兼中書  
通事舍人除雲騎將軍累兼廷尉光祿卿舍人如故遷  
御史中丞球性公強無所屈抗在憲司甚稱職普通四  
年出爲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通直散騎常侍  
領羽林監七年遷太府卿頃之遷都官尚書中大同中  
出爲仁威臨川王長史江夏太守以疾不赴職改授光  
祿大夫未拜復爲太府卿領步兵校尉俄遷通直散騎  
常侍祕書監領著作遷司徒左長史常侍著作如故自



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佐加貂始有球也尋出爲貞威將軍輕車河東王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散騎常侍領步兵尋表致仕詔不許俄復拜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卒官時年七十

劉孺字孝稚彭城安上里人也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俊齊太常敬子孺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父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之服闋叔父真爲義興郡攜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兒吾家之明珠也旣長美風彩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起家中國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爲主簿常與遊

宴賦詩大爲約所嗟賞累遷太子舍人中軍臨川王兼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出爲太末令在縣有清績還除晉安王友轉太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於御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畫祖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群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雒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轉中書郎兼中書通事舍人頃之遷太子家令餘如故出爲宣惠晉安王長史領丹陽尹丞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出爲輕車湘東王長史領會稽郡丞公事免頃之起爲王府記



室散騎侍郎兼光祿卿累遷少府卿司徒左長史御史  
中丞號爲稱職大通二年遷散騎常侍三年遷左民尚  
書領步兵校尉中大通四年出爲仁威臨川王長史江  
夏太守加貞威將軍五年爲寧遠將軍司徒左長史未  
拜改爲都官尚書領右軍將軍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  
其年出爲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民所稱  
七年入爲侍中領右軍其年復爲吏部尚書以母憂去  
職居喪未期以毀卒時年五十九諡曰孝子孺少與從  
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並不高惟孺  
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子芻著作郎早卒孺二弟覽導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歷官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  
墓再朞口不嘗鹽酪冬止著單布家人患其不勝喪中  
夜竊寘炭於牀下覽因暖氣得睡既覺知之號慟歐血  
高祖聞其有至性數省視之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  
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姊  
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  
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大齧行路覽噬家人  
出爲始興內史治郡尤勵清節還復爲左丞卒官  
導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起家著作郎太子舍  
人累遷晉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轉南徐



州治中王後為雍州復引為安北諮議參軍帶四縣令  
中大通二年王立為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  
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同時莫及大同元年卒官皇  
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中庶  
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  
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  
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瞻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  
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  
之舉在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栖遲門下已  
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為

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  
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  
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  
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執言志賦詩校覆忠賢  
權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  
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  
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  
文之科所賴故人時相媿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  
與善人此為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  
亦當何已往矣柰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為誌銘并為撰



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歎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為銘為集何益既往故為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

劉潛字孝儀祕書監孝綽弟也幼孤與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孝威也天監五年舉秀才起家鎮右始興王法曹行參軍隨府益州兼記室王入為中撫軍轉主簿遷尚書殿中郎敕令製雍州平等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諱出鎮襄陽引為安北功曹史以母憂去職王立為皇太子孝儀服闋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為戎昭將軍陽羨令甚有稱績擢為建康令大同三年遷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

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復除中書郎頃之權兼司徒右長史又兼寧遠長史行彭城琅邪二郡事累遷尚書左丞兼御史中丞在職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十年出為伏波將軍臨海太守是時政網踈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示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革中大同元年入守都官尚書太清元年出為明威將軍豫章內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人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三年宮城不守孝儀為前歷陽太守莊鉞所逼失郡大寶元年病卒時年六十七孝儀為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能早卒孝儀事



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世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五弟孝勝歷官邵陵王法曹湘東王安西主簿記室尚書左丞出為信義太守公事免久之復為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為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太清中侯景陷京師紀僭號於蜀以孝勝為尚書僕射承聖中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執下獄世祖尋宥之起為司徒右長史第六弟孝威初為安北晉安王法曹轉主簿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太子洗馬累遷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九年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其辭甚美太清中

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亂孝威於圍城得出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西上至安陸遇疾卒第七弟孝先武陵王法曹主簿主遷益州隨府轉安西記室承聖中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至江陵世祖以為黃門侍郎遷侍中兄弟並善五言詩見重於世文集伯亂今不具存

殷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遊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群書幼而鷹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未明中為宣都王行參軍天監初為西中郎主簿後軍臨川王記室七年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



通事舍人。末年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尚書左丞。又兼中書舍人。遷國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讀。西中郎。豫章王長史。領丹陽尹丞。累遷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司徒左長史。普通六年。直東宮學士。省大通三年卒。時年五十九。蕭幾字德玄。齊曲江公遙欣子也。年十歲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皆稚小。幾恩愛篤睦。聞於朝野。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之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出。及公則卒。幾為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搏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

公積善之慶。釋褐著作佐郎。廬陵王文學。尚書殿中郎。太子舍人。掌管記。遷庶子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尚釋教。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為之記。卒于官。子為字元專。亦有文才。仕至太子舍人。末康令。史臣曰。王規之徒。俱著名譽。既逢休運。才用各展。美矣。蕭洽當塗之制。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並以文章顯。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癸丑五月九日午前一見

林学七

